

[题记：我有罪，我用最残酷和卑鄙的手段，去伤害了，心中所爱。]

楔子

遇上雷纪秋前，言欢只是个平凡的初中生，当然，遇上之后，也仍然平凡，只是生活不再简单而满足。

他心底有了渴望，并且愈演愈烈，不能自拔。越来越多的时间目光追逐雷纪秋的身影，即使看不见脑袋里也会想。

晚上甚至会不断回放雷纪秋洗澡时赤裸的躯体，腿间一股股热浪，然后燥湿粘腻。

言欢以为自己病了，后来也弄明白，他的确害了病，见不得人的那种。

他喜欢雷纪秋，喜欢到死。

这个孤儿院长大，曾在社会上流浪的不良少年，即使被父亲收养，也未见安分温和，仍放浪不羁，看淡世态炎凉的嬉笑怒骂，如同栖息时也随时准备挥舞爪子的猎豹，任何人靠近不得。

任何人，除了父亲言世开。

有一天言欢发现，雷纪秋早已不是父亲的养子，也可能从来就不是，他们拥抱，亲吻。

言欢像独自站在井底的人，仰望半生，才知道那片天不属于他。

从那时起就兴起卑鄙和下流的念头，血液里流淌起暴力和狂燥，他不再是乖巧的优等生，一言不和就发疯跟人扭打成团。

他经常感到血一滴一滴坠落，从心脏底端漏出的。他被困在匣子里动弹不得，有时他想不顾一切去强暴占有雷纪秋，有时他只想痛喊几声，希望有人拉他出这个泥潭，就是踹他一脚让他清醒也好。

压抑的孤独滋生了变态，扭曲了人格，也扭曲了爱情。

所以借口父亲的意外身亡，借口雷纪秋对父亲的背叛，借口就是一个决堤的突破口，全部积压下的欲望汹涌宣泄而出。

他是饥饿多时的野兽，袭击了雷纪秋，捆绑住他，甚至等不及撕光衣物就从后扳开两片臀肌，生硬挤塞进去。干涩紧窒的甬道磨得性器火烧火燎的灼痛，他顾不得，只是占有他能占有的。

强奸，凌辱，然后是陷害。

明明对着的是深爱的人，他却别无选择。

他只是，别无选择。

## 第一章

言欢只能眼睁睁看着——

那个男人压倒雷纪秋，像头饥饿多时的野兽，撕裂他的衣服，架高他的双腿，硕大性器凶狠侵犯进那处狭涩的甬道，拉锯式剧烈摇摆着腰身粗重抽插。雷纪秋并不挣扎反抗，空寂着面孔极力压抑下痛楚，似乎还带着几分嘲讽笑意，任凭躯体被暴虐对待。

那男人毫不留情在雷纪秋体内撞击，速度不断加快，力道也随之增大，雷纪秋的躯体像是松脱了螺丝的钢架随时会散得七零八落。

住手，给我住手！——言欢试图嘶喊，嗓子却发不出丁点声音，想扑过去阻止，四肢也像是被捆束着无法动弹。

他无能为力，只能任由那个男人疯狂淫辱雷纪秋，那男人慢慢转过头，言欢看见那张狰狞凶残的面孔，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像是被百万根细如牛毛的钢针刺进体内，言欢浑身冰冷的醒悟过来，侵犯雷纪秋的人——本来就是他。

突然一切都消失，只留下他在彻底的黑暗中，在所犯下的罪过里。他忏悔，只是连被聆听的资格都没有。

“小贱货，舌头不会动弹了吗？”男人喘息着怒斥声。

事务所当家不在，准备上任的副手齐轩正翻看过去的案件资料，熟悉业务运营。

“雷纪秋！谁像你那样走路不出一点声响的！”齐轩愤然转身，“你又跑来捣什么乱？”

齐轩身体一僵，脸涨得铮红，舌根躁热沙哑了音调：“你——”认真的？

齐轩叹了口气，似乎是习惯了恋人的戏弄，答道：“大概是因为他喜欢《七宗罪》那部电影。”

“似乎是全部。”齐轩回之以微笑。

“难道你看不出来？”齐轩抱起手臂，抬脸望了眼窗外的天空。

[illegible]

开门声，扭头看见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男人，修长体态松垮穿着棉布浴袍，头上搭了毛巾，但水滴仍随他步伐的移动坠落在地上的羊毛地毯上。

言欢嗤笑一声，看不惯这种有钱人的姿态：“你大概不知道，60年份的红酒跟男人的精液味道差不多。”

言欢耸耸肩膀：“你提供的床舒服得让我几乎感激涕零，但我只用嘴做，想玩后面你最好找别人。”男人不说话，看他的眼神也没有丝毫改变。

男人笑起来，像是看了一出不错的喜剧那样心情愉悦，淡淡问道：“你就用这些言辞击退那些想干你的男人？”

“你还昏睡时我给你抽血检验过”，男人微笑道，“对你，倒是不知道该说恭喜还是遗憾，你的HIV还是阴性。”

言欢愣住，仅是有些惊诧，并没有恐惧或惊慌，半晌长长舒了口气：“那就来吧。”他下床，动手解牛仔褲的扣子，那褲子緊裹着他的屁股和双腿，脱起来很费力，看来也是防止男人侵犯的一道围栏。

那条裤子是他身上唯一的衣物，踢腿甩到一边后言欢就是一丝不挂，表现的满不在乎，赤裸后却不敢再与欣赏他躯体的男人有目光接触。他转过身，趴在床上，腿自然分开着，他能想象那应该是一副不错的景致，毕竟至少有二十个男人说过他屁股结实漂亮。

地上铺着厚地毯，他听不见脚步声，但能感到那男人已站到他身后，言欢咬了牙，他早该被这么对待，之前却一直逃避。自嘲笑了笑，他仍是那个自私懦弱的混蛋，能对雷纪秋残忍到禽兽不如，对自己却有所保留。

“你以为我把你弄来是想操你？”身后响起男人笑意里带着戏弄的声音，以及冰冷的触感霍然蔓延过他的背脊，腰身和臀部。

言欢不由惊叫一声，回头看见那男人正将手中那瓶红酒浇在他身上，言欢跳起来骂道：“你他妈的搞什么？变态！糟蹋东西还是糟蹋人？”

男人淡淡笑道：“我叫允落辰，私家侦探，受齐轩和雷纪秋的委托，带你去见他们。”

那副发生任何事也无动于衷的模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言欢面色惨白问道：

“雷纪秋……他们两个，找我干什么？”手蹭着腿根，轻微颤动着。

“我不打探委托人的目的。”允落辰淡淡应道。

言欢目光凝滞着呆了半晌，突然狠狠道：“办不到！我不会再见他！”

“你的意向跟我无关”，职业化语气，允落辰平淡说道，“我只需要带你去见他们，即使捆了你四肢，或者打断你手脚也算完成委托。”

“你是无论如何也要我跟你走？”言欢冷冷问道。

“是。”

“那就小心一点”，言欢的语气变得阴晴不定，“我会不择手段，就算杀了你也再所不惜，因为我绝对不会再见雷纪秋。”

“随便你”，允落辰起身走出卧室时，回头淡淡道，“去洗个澡，你太脏了。”

言欢不由啐了一口，穿起裤子跟着走进客厅里。

酒店的总统套房，布置极为考究，允落辰半躺在沙发里无所事事翻着杂志。

门就在那里，虽然不抱希望，言欢还是伸手握住门把，一股电流瞬间刺穿手掌流窜进体内，毫无防备的吃痛低鸣一声，言欢甩着手回头狠狠道：“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相信我”，允落辰头也不抬漠然道，“对你已经算非常客气。”

每扇窗户外都安装了铁栏，包括他现在所处的浴室。双手撑在盥洗台上面对镜子，言欢看见里面无可救药的混蛋男人，看着他跟自己一起苦涩的笑：

纪秋哥，怎么可能再若无其事面对你？

言欢陷入思索，习惯性的咬了咬拇指——允落辰，这个名字以前听过，是以前调查那个叫齐轩的警察时——

不错！允落辰跟齐轩并非只是雇佣关系，他们是朋友，甚至关系密切到不止是朋友。

如果是这样——冰棱似的刺冷笑容缓慢展开在言欢嘴角，他迅速将手插入裤子口袋，手机，还有指尖碰触到那几颗圆小的药丸。

允落辰，我说过我不惜任何代价，你没把我的话当真？

“还没洗澡？”抬头扫了一眼从浴室走出来的言欢，允落辰漫不经心问道。

“有洁癖的男人”，言欢走过去紧挨着他坐下，挑衅轻笑，“跟我这个淫乱贱货同处一室，感到不舒服吧？为什么就不干脆点放了我大家好过呢？”

“猎物就算在泥堆里打过滚，洗干净也能吃。”允落辰说话语气总是平淡无波，里面却透着股天生骄傲的王者气势，即使他不欺人，也像是居高临下。

言欢不动声色更靠近，拿过允落辰面前的杯子，喝酒时眼睛却紧盯住低头看杂志的允落辰。

突然间他松手，酒杯还没落地，已探身勾住允落辰的脖颈，像是撕咬似的吻上去，凶猛热辣撬开那两片没有防备的嘴唇，将那口酒和包藏在内的玄机一并强迫允落辰吞咽下去。

允落辰似乎是愣了片刻，却没有闪躲或者惊诧，任由言欢继续碾转吸吮得啧啧有声，直到袭击的人主动拉开距离。

“滋味不错吧？”言欢仍靠得很近，神情诱人心魄，呼出的气息喷在那张淡漠的脸上。

眼睑微动，允落辰似笑非笑，抬手轻轻擦拭起嘴唇：“去洗澡，记得刷牙。”

言欢滑开身子走向浴室，显得乖巧如猫，只是嘴边渐渐加深的笑诡异如同无星无月的沉沉夜色。

不紧不慢冲刷着躯体，言欢的表情僵硬得像石头，挤了浴液到手里，顺着腰滑进股间插下去，不适应异物进入的痛苦，很快被一种自嘲和绝对的冷笑替代。

等他光着身体走出来，允落辰仍坐在沙发里，不再看杂志，目光滞在一道虚无直线，脸红得几乎能滴出血，呼吸也发出轻微的喘声。

言欢走过去蹲下身，在允落辰尚未将眼神焦距拉回到近处，他已经娴熟解开这个失神男人的腰带，扯下拉链将沉睡状态的阳物握在手中抚摩套弄。

“你做什么？”男人的声音居然仍保持平静，言欢抬头，对上那双眼睛，分辨不出是茫然还是冷漠。

言欢不正经笑了笑：“做点让你不感到那么无聊沉闷的事。”顺下摆向上撕开衬衣，挑逗的吻咬落在男人平坦结实的小腹上，手更用力向上探索着抚摩，到胸前突起的颗粒。

允落辰霍然抓住那双肆意掠取的手，将言欢整个人提拉起来，审视的目光淡淡看着他：“你到底想怎么样？”

言欢也不挣扎，顺势大刺刺张开腿跨坐在允落辰身上，歪头笑道：“大侦探，你现在该弄清楚的是你想怎么样，好象有东西顶在我腿上了。”

允落辰许久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看着言欢似乎在思考什么，最后缓慢点了下头：“我想上你。”

说话时他的手已搭上言欢的肩，缓慢滑过上臂，顺胸前向下蔓过腰身，到后背猛然用力向前一揽，言欢贴合上他衣衫半开的躯体。他低下头，嘴唇印上那对精巧锁骨，舌尖点水式戏弄暗朱红的乳头。

毫无预兆下快感流窜过身体，言欢生硬压下喉咙里的呻吟，差点咬到舌头，男人干燥的手掌抚摩过他的背脊大腿，那些进攻并不粗暴，却带有强烈的占有意味，像是那些最早的拓荒者，碰触了即宣告所有权。

言欢不甘心就这么轻易失去了主控权，只是想要有所动作时，抱着他的男人就像是有所觉察咬噬他胸前敏感地带，混合了快意的刺痛流窜四肢百骸的神经，让他不由挺直背脊大脑一片空茫花白。

允落辰的男器硬热膨胀，言欢甚至能感到上面一阵阵脉冲的搏动，摩擦下自己腿间也挺立起来，欲望勾起来就一场血腥战乱开始容易结束难。

臀肌被男人揉捏，分开，手指划着极小的圆圈，按住那个紧窒入口，试探着向里侵入。言欢吐了口气，提高腰身，让手指更容易进入他体内。

“已经清理……扩张过了……”，言欢喘息着吃吃笑道，手抓着允落辰肩膀保持平衡，“进来试试吧。”

允落辰抱住他站起来，又转身将他扔在沙发上，从背后压制住贴合上去，轻咬他的耳廓，喃喃道：“你还真是自甘下贱。”

趴俯在沙发上的言欢，意识到这个男人是准备用更具羞辱性的后背位占有他，不由讥诮笑出声，只是伴随身后被强撑到极限，皮肉绷裂一般绽开的巨痛，演变成一声无法压抑的惨烈叫喊。

言欢大口喘息着，只是每次呼吸都能感到后穴收紧时包裹住那根粗壮的器物，手指在沙发上徒劳撕抓，躯体却不敢轻易动弹，再轻微的，即使只是颤动，肉体被破开的疼痛和恐惧也会蔓延到身体各处。

“痛吗？”他听见身后男人用事不关己的生疏语气问道。

言欢的脸骇然变得铁青，许久才低低吐出几个字：“你调查过我？”

“不了解猎物怎么可能抓得住？”允落辰戏谑笑道，“八年前你这么陷害雷纪秋，现在又故伎重施，不觉得无聊？”

薛纵磊来得比想象中还快，听到门从外面被强行破开的声音，言欢扬起最终胜利者的微笑，丝毫不露为这胜利付出代价的苦涩。

走进来的男人近两米高，肌肉健硕黝黑，透冷钢质感的坚硬，眉毛浓重上挑，目光凶狠狂燥如同受到攻击的野兽，他伸手就牵制住言欢的胳膊，将他瘦小几圈的年轻男人拉到自己身前，冷笑道：“你倒真是聪明，知道我最恶心这些下贱苟合的地方，为了不被找到居然连男妓都做了，我过来路上还顺便打听了你的价钱，你一小时能给几个人口交？钱够你吃饭了？还是光靠精水就把你喂饱了？”

言欢被这粗野壮汉抓得生疼，却勾了个媚惑笑容：“薛老大，您还真是关心我。”

薛纵磊的目光顿挫片刻，暴躁居然收敛了不少，沉声道：“跟我回去就算了，你欠‘猎鹰’的债赖不掉，再敢跑我也保不了你。”

“我当然是跟你走，不过——”言欢扬起下巴撇撇歪斜倚坐在沙发里的男人，“你得问过他才行。”

薛纵磊面露疑惑：“他是谁？”戴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斯文安静的男人，要不是言欢有意提及，就一直忽略他的存在了。

“他一定要我跟着他。”言欢说话时，允落辰已经站起身，但不开口也不走近，只是静静看着像个局外看戏的观众。

薛纵磊轻皱下眉头，手势一打，身后的十余个手下中的两个威猛男人向允落辰走过去。

言欢手臂抱在胸前，悠然道：“允落辰，就看看你还有什么通天本事。”

那两个手下久在道上混，见多了外表无害隐藏极强杀伤力的人，摸不透眼前这男人深浅，小心翼翼靠近，其中一个霍然挥出一拳，试探成分居多只用了三成力，时刻做着应对准备。

只是完全没想到，这速度算不上极快的拳头，结结实实砸中男人脸庞，眼镜飞出去，连带他整个人身子一踉倒在地。

出拳的人似乎也没想到对手如此不济，还愣了片刻，紧接着与另一个同伴愤恨上前抬脚狠踹这个装腔作势的男人，那种提了牛刀宰鸡的郁闷积在胸口叫人万分不痛快。

“痛死了，你们要带他走我又没拦着。”地上的男人捂着脸，几缕红色从指缝里渗出来，只不过作为一个倒地挨打的人，他的声音却是平静出奇。

薛纵磊放声大笑：“言欢，你就让这么个孬种困得脱不了身？还不惜向我自投罗网。”

言欢瞪着一双黑亮眼睛说不出话，他一直没有考虑用暴力制服允落辰，因为从开始就认定自己在打斗上绝对占不到便宜，但目前这种状况，直叫他有股用脑袋去撞墙的冲动。

“够了，住手吧。”言欢上前制止了仍在殴打允落辰的两个手下。

“想怎么处置他？”薛纵磊问道。

“垃圾就留在原地让环卫工清理”，言欢冷笑用脚狠踢了下允落辰的腰，转身对薛纵磊漠然道，“走吧。”——躲不过的，就只有面对。

“看来只有回去如实告诉委托人了。”地上抱着一身伤痕的男人似乎是自言自语，却又能让所有人听清楚，尤其是言欢，立刻又调转回身，蹲下一把揪起允落辰，厉声问道：

“你什么意思？”

“做私家侦探的，就算完不成任务也要给雇主交代”，允落辰放下手，血顺嘴角不住的流，可他分明在微笑，“我会告诉他们你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包括你如何谋生，以及下落和去向。”

“你——”言欢提起拳狠狠打下去，不能！不能让纪秋知道！

允落辰头被打得偏向一边，但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我现在可以要你的命，要你永远闭嘴！”言欢狠狠道。

允落辰神情戏谑，语气笃定笑道：“你舍不得。”

“怎么回事？”薛纵磊问道。

“带上他”，言欢似乎是气愤得喘息不止，“我要监禁他。”

“理由？”薛纵磊觉察到不寻常的挑眉。



“想要我替你们好好做事，就把我要的玩具带着，毕竟适当的放松娱乐有利于更好投入到工作，是不是？薛大哥？”言欢口气舒缓，像是有十足筹码谈判的人成竹在胸，“尤其是我做的事，需要高精密的技术，要在我最佳的状态才能完成。”

允落辰淡淡笑道：“黑道上实力未必最强，势力范围绝对最广泛的猎头组织，猎物从金矿古玩到现代科技包罗万象。贵组织的头目怨爷，猎尽天下奇珍异宝却行踪成谜不留蛛丝马迹，被称为黑道神秘第一人。”

雪茄火光闪烁顿了顿，声音低缓：“似乎太小看了你，那你被雇来找言欢时，一定不知道他是‘猎鹰’的人。”

“他不是”，丝毫没有阶下囚的自觉，允落辰语气轻松笃定，“他只是猎物，被猎取的是他的绘画天赋。”

“那你现在只需要说出来，是谁在打我们猎物的主意。”

允落辰眼睛眨也不眨望着对方：“你想找到要挟言欢的把柄，看来你们的小猎物不怎么听话。”

薛纵磊走到他面前蹲下身，雪茄拿在手里，燃烧烟头按进允落辰锁骨处捻转：“谁要你找言欢？那个人跟言欢是什么关系？”

允落辰神色不动淡淡道：“‘猎鹰’的拷问未免太绅士了。”

“我以为你只是个没用的侦探。”

“能力跟职业道德是两回事。”

薛纵磊叹了口气，霍然抓住允落辰衣领撕开，不由皱起眉：“你到底是什么人？”养尊处优的光鲜外表，包裹下的躯体上却是长年累月的斑驳伤痕。

“允落辰，有职业道德替客户保密的侦探。”活像推销员，介绍商品时还颇为自豪。

薛纵磊起身对身后人冷声道：“招待他。”

身后的男人强壮，目光机械不带人类感情：“到什么程度？”

“只要不咽气。”

“言欢现在在哪里？”允落辰突然开口问道。

薛纵磊沉吟片刻，答道：“就在楼上。”

允落辰满意笑道：“那你们这里隔音设备怎么样？”

薛纵磊一时愣住正不明所以，一声凄厉惨绝的喊叫直刺耳膜，那个正准备皮鞭刑具的手下也反射性捂住耳朵。

“你叫什么叫！”两个男人几乎同时怒喊。

“搬救兵。”允落辰收了声，好整以暇咽口唾沫润润嗓子，再抬眼就看见言欢已经出现在门口，冷冷道：“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薛纵磊哼了一声：“还什么都没做，他就叫得鬼哭狼嚎了。”

允落辰自顾冲言欢微笑道：“他们叫我说出谁要找你，不说就要大刑伺候，我怕疼，打不得，清清嗓子正准备招供了。”

“你敢！”言欢疾步向他走过去，顺手拿过刑具中那把剔骨刀，直到允落辰面前，“你真以为我不舍得杀你？”

允落辰似乎很无奈摇摇头：“你不是左撇子，怎么会用左手拿刀杀人？”

言欢嘴角勾了一抹冷笑，突然转身将右手贴到墙上，猛挥刀刺下去。

“言欢！”薛纵磊大惊失色——这只手毁了他拿什么向怨爷交代？！

“我会替你们画那张画”，言欢面无表情回过头，刀刃插在食指和中指的缝隙里，只伤了皮肉，“再追查我的私事，下次我保证废掉它。”

“画只是利息而已”，薛纵磊仍带着虚惊后的一身冷汗，“别忘记最重要的另一半。”

言欢脸上肌肉轻微抽搐一下：“滚出去，不准再靠近允落辰。”

等薛纵磊等人悻悻离开，允落辰饶有兴趣问道：“另一半什么？”

“关你鸟事”，言欢瞥了他一眼，突然抬脚踹进他腹部，“妈的，你怎么就肯定我不会宰了你？”

允落辰吃痛弯着腰，半晌抬起头，神色魅惑人心的淡笑：“我是雷纪秋仍然记挂你的证据。”

走出地下室时，回头看了一眼允落辰，发现他正不知所谓的诡笑，这个男人说他怕疼，每次挨了揍还一副兴高采烈的满足样，言欢几乎认定这家伙根本是个不折不扣的被虐待狂。

毒品几乎不再起作用，言欢仍感到清醒，脑袋正常运转思考：老天将他唯一的才能也剥夺了？作为惩罚，来得未免太晚了些。

‘猎鹰’发现了他，那时的他极度空虚，需要挥霍堕落金钱，以及找寻雷纪秋资本，那时的他无可救要的思念雷纪秋，尽管他并不承认那是思念。

孩童怕黑暗，出于天性；成人惧光明，因为罪过。

现在……该怎么办？

纪秋，仍记挂我——那个自称为证据的男人，说话有几分可信？

言欢站在地下室，看着被反铐着坐在冷湿地上，仍能仰靠墙壁睡着四平八稳的男人，心里就不住翻滚起挫败的无力感。

被浇的浑身透湿，水珠延发梢皮肤流滚，男人却醒得缓慢，打了个大哈欠，温吞半睁开眼带着朦胧睡意怔了片刻，舌头在唇边滑过一圈，卷走流下的液体：

言欢愣住，转念才想起已经过了一天一夜，允落辰粒米未尽，滴水未沾。

手被束在身后的男人低头看面前的白饭跟清水，似乎很为难嘀咕道：“叫我怎么吃？”

言欢冷笑：“趴下，像狗那样，很适合你。”

男人看着他，一本正经道：“进餐时保持上身挺直是基本礼仪。”

“我倒想知道空荡荡的胃怎么支撑你挺直腰板的礼仪，贵族少爷。”

“其实你可以喂我。”狭长眼睛笑时弯出弧度，眸子更显粲亮。

言欢抬手竖起中指，狠狠道：“做你他妈的春秋大梦。”

第一天，看见纹丝未动的饭和水，言欢哼了一声，不置一词冷笑离开。

第二天，仍是原番光景不动，对着允落辰那张透出苍白的面孔，言欢眉头不自觉皱起来。

允落辰不说话，尽管近乎虚脱，看着他的眼睛里似乎仍满溢自信。言欢走到门口，顿住脚步，忍不住回头看一眼这个宁可饿死也不弯腰的笨蛋，最终踩着重步折返到他面前蹲下，端起水送到他唇边：

“我去换一碗。”

言欢冷冷瞪他一眼，从裤子后袋里掏出把汤匙。

“闭嘴吃你的饭。”

“我是叫你少说废话。”

“……去你妈的礼仪！”

“听说过死要面子活受罪，真为了面子连命都不要的笨蛋还是第一次见。”

“?”

“所以？”

言欢失去耐性皱了眉头：“那又怎么样？”被关押的人肮脏不堪是必然的，否则这地下室怎么会终年弥漫一股腐臭味道？

“……允落辰，你真很欠揍！”言欢站起身，冲地上的男人比了下中指。

“他现在……怎么样？”言欢克制声音里不平静的因素。

“如果明天有糖醋排骨，我不介意边吃边给人讲故事。”允落辰笑得谦和淡然，言欢却感到牙根痒得更深更厉害。

言欢找到薛纵磊的心腹，负责看守的阿成：“以后每天早晚带允落辰去一趟厕所。”

“你身上配着点三八的自动手枪，还害怕一个饿得站都站不稳的囚犯？”

“薛老大有没有交代你——”，言欢冷冷斜睨道，“让我不爽的话大家都不好办。”

久违的阳光，被窗户上的钢条切成几段散在允落辰身上，光影的倏忽不定映出那张俊俏面孔上的微笑。



允落辰将口中肉块剔出骨头吐出来，抿了抿嘴边的油渍，言欢确定如果他双手自由肯定还会执起餐巾优雅擦拭一圈再不紧不慢开始说话：

言欢盯着被捆束的男人半晌，不得不叹服笑道：“你知道的不少。”

“鲁宾斯曾经仿制过达芬奇那副《最后的晚餐》。”允落辰低头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显得莫名其妙，言欢怔了片刻——这个男人，是在宽慰自己亵渎艺术的罪恶感？

“允落辰”，言欢捏起他下巴，对上那双淡然邃亮的眸子，“你这副不错的皮相，加上花言巧语蛊惑人心技巧，能迷死不少女人吧？”

允落辰懒散摇头，向前探身到他面前，悠然里暗含着挑衅笑道：“男的更多。”

“你在勾引我？”下意识的吞咽动作牵动喉结，体内有股莫名的冲动，言欢几乎忘记的那次疯狂交合，此刻突然清晰起来，男人看似温和的外表下强悍激烈的律动，痛楚和畅快的刺激并存，矛盾得像用冰块摩擦出火花。

贴到他耳廓边缘，暧昧低语时而不时的碰触：“迂回战术对你不适用，单刀直入更好，我带你离开这里，再干你一次，怎么样？”

言欢侧脸拉开距离，冷冷讥讽道：“你以为你是谁？”

[illegible]

一个礼拜相安无事，看守阿成也松懈下来，不再严密守候在厕所外催促允落辰，此刻正靠在洗手台上翻看色情杂志。

通风口闪过一抹白影，扑扇翅膀的微声，鹰隼——更准确说是鹰中极品的玉爪海冬青躬身钻进来。

“美人，为跟你幽会，可说是大费周章。”允落辰轻道，不由用手去碰触白鹰的脑袋。鹰目中凶性旺盛，偏头狠啄过去。

“不是主人连碰一下都不行啊”，幸而及时收手，不由笑道，“程零羽那家伙是怎么调教出你这种尤物的？”

从绑在鹰脚上的细小圆桶中抽出里面卷起的空白纸条，用包着的铅芯写下一行字：鲁宾斯，抬起十字架。将纸条装回去，白鹰一拍翅膀，消失无踪。

刚被抓进来时薛纵磊就将他身上彻底搜查，确保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或追踪器。只是这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也早决定用古老的方式，古老的往往最有效，千万不要藐视先辈的智慧。

三日后，白鹰送来有内容的纸条：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威斯特拍卖行。

允落辰笑了笑，纸条冲进马桶，还有六天，时间宽裕绰绰有余。

[illegible]

[二十八日清晨]

“该死的天气！”

言欢无缘无故的咒骂让仍带朦胧睡意的允落辰轻叹道：“你已经闲到大清早来地下室跟一个不见天日的人抱怨天气了？”

“知道自己是阶下囚就闭上嘴。”

允落辰打个哈欠，坐直身子深吸口气：“大麻混合劣质酒精的味道，这两样东西会让你握不住画笔。”

“无所谓”，言欢肩膀松垂落下，不是释然解脱，是被击垮的颓废，“三天前就完成了，最后是他们的工作。”

“你的高超画技经过复古处理，就能以假乱真，或者说以假换真”，允落辰像是在淡淡自语，“我猜他们会在公开拍卖后下手掉包，那些自诩收藏家的笨蛋花大笔钱买回家的东西，锁进保险柜直到破产变卖时才会知道是赝品。”

他被束在身后的手指轻巧弹动，如同灵活掌控了一出好戏，谁是他手中提线木偶？

“你不必着急，他们很快会派给你新任务”，声轻语细，残酷的行为并不都需要凶暴的手段，允落辰的笑容明朗无辜，“只是不断去复制他人的作品，你还有多少时间和才华去进行自己的创作？”

“省下你的口水”，言欢脸色透明的苍白，“我不会跟你走。”

“即使我能保证雷纪秋绝不牵涉其中？”允落辰不着急，手中握有一把好牌的人，就可以慢条斯理。

“你能？”言欢瞬间就暴露了动摇和期待，像个困在黑暗中多时的孩子见到一丝亮光就扑上去。

“但我不承诺你完好无损，看你敢不敢赌上自己的性命？”

“算不上什么大赌注”，言欢沉默半晌，冷声道，“好，我信你这次。要我做什么？”

“等我站起来。”

言欢愣了片刻：“你背后镣铐的钥匙在阿成那里保管，我可以想办法偷出来，只是得花点时间。”

“我能比你快一点。”允落辰笑得狡黠，身后清脆一声响，他的手已拿到身边，相互按摩着红肿的手腕，断成两截的铁链垂下来碰撞着叮当不停。

敲打揉捏因久坐麻木的双腿的同时，允落辰淡笑解释道：“我没什么蛮力，只是左右袖口的三颗扣子里各藏一种化学剂，混合起来就变成腐蚀性的强酸。”

“你什么时候开始溶铁链的？”言欢低声问道。

“从你咒骂天气时”，允落辰已站起来，活动手脚舒展筋骨，“走吧。”

“你打算就这样走出去？”

允落辰笑笑：“那你能给我找套干净体面的衣服换上吗？”

言欢跟在允落辰身后，几乎看不清他出手袭击扼人脖颈的动作，十秒后阿成就无声倒地。

“你杀了他？”

“窒息昏厥”，允落辰俯身挑出阿成的枪，眼睑低垂淡淡道，“杀人要容易得多，容易到没什么意思。”连接地下室和一楼的门被无声推开，缝隙里透亮的瞳孔带着玩味审视着外面。言欢不耐烦贴到窥视的男人耳边轻声说道：

“一层走廊只有两个人，但出了这栋楼外面两百平米的院子有十几个人带枪巡逻。”

允落辰转头，两人鼻尖几乎碰上，他手中冰冷的枪管像情人的手指，挑逗滑过言欢脸颊：“你害怕看到子弹穿透人的脑袋，浆血四射的场面吗？”

言欢抑制不住身体颤栗片刻，咬紧牙狠狠瞪回那双漫不经心的眼眸：“你当我吓大的？”

“你了不起”，允落辰以一副敬佩有加自叹不如的神情看着他，略带无奈说道，“我就很害怕。”他突然抓住言欢手腕，推门大步走出来，看守的人还未发觉他们，他已举枪向正上连开三枪，响声震得整栋别墅微微晃抖，灰尘散落。

枪声惊落了看守的两个人手中的酒瓶，坠在地上摔得粉碎，他们也算训练有素，立刻翻身找掩护位置，掏出枪来准备还击。

“这枪的后作力，震得我手发麻。”允落辰淡淡抱怨着。

“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从短暂震惊中恢复过来的言欢骂声未消，人已被拉着一蹲身，子弹破风声从头顶呼啸而过。

别墅的门从外面被撞开，枪声引来的看守鱼贯而入。

“腿脚利落点。”好整以暇的男人仍有工夫调笑，却不耽误他拽着言欢敏捷越过扶手台，窜上楼梯奔向二楼。穿插在他们脚步里的是打穿楼梯的子弹，巨响连天，硝烟弥漫。

“你往哪里跑？”言欢气急败坏问道。

“你的房间”，允落辰跑动时说话居然也是四平八稳，“你说过下午有阳光照进来——那应该是这间。”

进屋反手关门的刹那，能看到追兵已蜂拥赶来。

“用这个别住门。”

言欢接住允落辰抛过来的银烛台，反插在门的欧式双把手上，喘息不定瞪着踱步到窗前的男人：

“不用一分钟他们就能瓮中捉鳖了！”

“你那时还说过窗外有棵树会替你挡住强光，你喜欢在窗前做画”，允落辰拉起窗户，向外瞄了一眼又回头望着言欢，“你体重多少？六十五公斤？”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允落辰笑笑：“金蝉脱壳，做知了总比当王八好。”

#### 第四章

“你确定能跳过去？离那棵树至少也有五米。”言欢趴在允落辰背上，万分不信任的疑虑。

“早说过不保证你完好无损”，允落辰戳戳他搂住自己脖颈的胳膊，“抱紧点。”

破门而入的追兵，只看见人影自窗户跃了出去，不由惊呼出声，即使只是两层楼，也有近十米高，摔下去免不得断胳膊瘸腿。

悬空的失重感后，树枝刮蹭到脸的触觉几乎让言欢忍不住松手去拼命抓住，他听到皮肉破开的声响，勉强睁眼看见背负自己的男人手中已攥住一根细树枝，随着他们下落，树枝的弧度越大承受不住，速度又加快，再因允落辰抓住另一根而稍作停滞，缓冲了坠落。

背上有人自然会更重，下落过程逐渐让两人转了身面朝上，言欢胳膊被一股强劲力道向上猛然提拉，允落辰侧过身将他向自己胸前推送，紧紧抱住。

一切发生只不过在瞬间，如一道光打穿隧道，言欢听到允落辰后背着地发出的沉重闷响，他被垫在上面护得几乎没受一点冲击。

“真疼啊。”允落辰吐了口气，支撑坐起身，瞄了一眼皮开肉绽的掌心，淡笑的表情中却找不出丝毫痛苦味道。

“人在楼下！下去！快下去！”半空嘈杂起那群被引上二楼的追捕者。

言欢仍怔怔发呆，允落辰拉起他，温热湿润的血，鲜红刺目，浸染了手，像是透进心里恍惚了神智——除了父亲跟雷纪秋，还会有人以血肉之躯不惜伤痛来保护他？为什么总要成为他人的负累？

“不管跑不跑得了——”，言欢跑动中咬牙一字一字说道，“允落辰，谢谢你来找我。”

允落辰身型顿住，回头看向他，目光中透出诧异，浅淡，却真实。

顺利穿过人手被调空的庭院，流水别馆门口，一辆黑色轿车高速急刹，发出尖锐声响，不偏不倚停到允落辰身边，甚至车把的位置就在他手边。

将言欢先塞进去自己也上了车，允落辰冲开车的男人礼貌微笑：“分秒不差。”

男人一身黑衣，戴着墨镜，似乎从显后视镜里瞄了一眼允落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平抑回应：“你也像老板说的一样准时。”

“进展顺利？”允落辰淡淡问道。

“一切如你所料。”开车的男人机械应答。

言欢不由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允落辰单手按住言欢肩膀，没有转脸看他：“沉默不只是金，还是让人长命百岁的好习惯。”他话语中的冷漠几乎是刺骨的严寒，拒人千里。

言欢眼中闪动一下，开始的几分茫然渐转为阴沉思索，他不再说话，不知道这车会开去什么地方。

允落辰也不问，闭眼似乎是睡着了，但显然他知道答案，他是将一切都掌控在手中的男人。

四五个钟头，一直跑在晃郊野外，人烟罕见，夜色渐渐降临。

“到了。”车停在一片小树林，黑衣男人的声音像拉锯木头一般平板单调，“翻过这个小山坡，就有他们布下的暗哨，那边在官方资料上是一家宣传册印刷厂。”

“老套的掩饰手段”，允落辰打着哈欠，“如果画上的追踪器被发现，等着我的就是陷阱。”

“追踪器是老板亲自制作的，绝不可能被发现。”黑衣男人的音线，像是平地起波澜得拉高。

允落辰玩味笑道：“对你老板倒有信心。”

黑衣男人被戳到软肋的窘迫，不觉得低了头：“那是……那是当然的。”

“放心，我接了你老板这单生意，就肯定拿到他要的东西”，允落辰打开车门下了车，“我要的东西带齐了？”

“都在后备箱”，黑衣男人也下了车，“老板让我协助你。”

“那你就在这里——”允落辰瞄了一眼从车里探出半边身子的言欢，“替我看住他。”

“可是你一个人怎么可能——”

“跟他在一块你不会无聊”，允落辰嘲弄调笑的同时，手摸过言欢脸颊，“这小子嘴上的技术很不错。”

允落辰的身影没入黑暗里，留下两个男人面面相觑，言欢先开口冷笑：“他说的没错，你想不想试试？”

“不必了！”

那男人说的声音不小，言欢不由嗤笑出声：“你老板是什么人？”

“你不需要知道”，男人的声音霍然冷了下来，凝聚起杀气，“你想干什么？”

言欢摊摊手，无所谓说道：“不能说就算了，我也没兴趣多管闲事。那你的名字，是不是问了也要死？”

“我叫战非。”男人敛了杀意，但仍带防备和警惕。

“天都黑了你还要戴墨镜，装酷？”

“不是——”战非似乎犹豫了片刻，伸手摘掉遮住大半脸庞的墨镜。

本来漫不经心的言欢目光触及，不由啊的惊叫出声。

战非嘴角牵了一丝苦涩微笑：“为了不吓到别人。”战非的左眼，瞳孔黑泽透亮，右眼却是毫无生命气息的假眼，像是黑暗中诡异瞪着人的娃娃，触目惊心。

“对不起”，言欢无意伤害这个男人，小心翼翼轻声问到，“意外造成的？”

战非缓慢摇头，平板说道：“卖了，还债。”

言欢再说不出一个字，脑海里突兀出现一句不知在哪里看过的话：没有鞋的人在遇见没有脚的人之前，总认为自己走的路最为痛苦艰辛。

回想起自幼父亲的宠爱，雷纪秋的照顾，自己是个被惯坏的孩子，任性妄为。

他凝视战非的脸，看眉目轮廓，本来应该是英气逼人的容貌吧。但越看下去，越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张脸，再怎么看，也太年轻，像是不足二十的少年。

鉴于自己总显幼稚的容貌，言欢试探着问道：“你多大年纪？”

“再过两个月，就十八了。”战非坦然答道。

“我——操！”言欢拉长音，最后也实在没有什么字能准确表达出他的心情，“你还没成年，你那个老板就让你干些危险勾当？”

战非那只完好的眼睛里透出深沉颜色，淡淡道：“本来不光是一只眼睛，我浑身上下五脏六腑皮肤骨头都要被拆开卖——他买下我，救了我……”

“原来你喜欢他。”言欢略带嘲弄的笑了笑——少年痴恋一个人的心情，大概没人比他更明白了。

战非突然淘气笑起来，这是他唯一与年龄相符的举动：“那你呢？喜欢允落辰？”

砰的一声响，言欢握紧的拳头重重砸在车门上，低声道：“鬼才喜欢那个卑鄙小人，我谁也不喜欢，喜欢别人的不是白痴就是笨蛋！”

“说得好。”男人懒散的声音配合着缓慢拍掌，像是黑夜里突兀冒出来的一般。

言欢回头，看见允落辰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淡淡嘲弄着笑道。

战非戴回墨镜，恢复成那个忠心不二的冷漠形象：“东西到手了？”他似乎是多此一问，因为他已经冲允落辰伸手讨要。

“带我去程零羽那里，买卖还是当面货款两清的好。”

战非没什么迟疑，说道：“上车。”

“你肯带路？”

“我老板早预料到你会要见他，吩咐我带你去。”战非再次笑了，笑得单纯，像是少年看见自己偶像的胜利。

“等一会。”允落辰没上车，靠在车前掏出烟打火点燃。

“有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你”，程零羽突然扯进个不相干的话题，“三年前你主动找上我，要我把天网不动声色送给做卧底的齐轩，作为交换你可以替我做任何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明明拥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内第三高度的摩天楼，四十四层包括顶楼天台，实用面积接近二百平米。

允落辰笑着转身去倒酒，他当然不会告诉齐轩没有房租，因为他买下了这里。

纪秋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消瘦挺拔的外表，放浪不羁的神色，像是玩世不恭却能让人全然信任。

允落辰无辜笑道：“只是忘记说，三个月前就已经出院了。”

“我以为你见到他安然无恙会高兴，还是你希望看他奄奄一息？”

“我把这小鬼带回来了”，允落辰说道，“按约定齐轩归我了。”

“你的麻烦已经来了。”齐轩不知何时倚在门外，对雷纪秋语带双关的同时，冷冷看着言欢，像是用尽全力把自己钉在门框上，以免会扑过去宰了这个混蛋小子。他可以全然包容雷纪秋过去，但那不代表着他面对元凶也能毫无介怀。

“乐意至极。”多年老习惯的击掌，齐轩走前，略带警告意味着瞪了雷纪秋一眼，对方却戏谑冲他做了个不耐烦的表情。

“既然对言欢恨之入骨，还委托我找他回来干什么？”走在前面的允落辰没回头，轻笑问道。

“因为你爱雷纪秋。”允落辰仍然没有回头，话语里却不再带笑。

长时间的静默，言欢似乎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剧烈声响，从表情到四肢甚至每一只手指头，都僵硬得不能动弹。

言欢也缓缓坐下，把腿盘在一起，他还记得这个姿势曾被雷纪秋取笑像个没出嫁的小姑娘。

霍然抬头，刻意表现出厌恶和拒绝：“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关心的就是我的将来？”言欢情绪控制不住的激动起来，“那以前呢？以前的事你都忘了？还是你要装作一点都不在意？”

那双眼睛平静得像深秋季节午后的天空，却让言欢毫无立足之地。

“并不是——”

“请问是允落辰先生吗？”

“什么事？”懒得去天台喊人，雷纪秋应了下来。

“您的包裹。请签收——请务必小心拿着，里面是易碎物品。”男人说话时脸上闪过一丝诡异，雷纪秋一伸手接过，就匆忙转身快步离开了。

疑惑的神情只在雷纪秋脸上停顿了少许便散开了，水平捧着盒子不动，无奈自语道：“应该说是易爆品才对吧。”

“怎么了？”觉察到事态不对的言欢走过来。

“去天台叫允落辰下来，但愿他还没醉得分不清东西南北。”

## 第五章

天台上，喝空的酒瓶在地上滚动发出清脆声响。

“有烟没有？”允落辰问齐轩。

“烟倒还不少”，齐轩自己叼上一根，递了一根过去，“但火柴只剩一根了。”说完一划用手护住可怜挣扎的火苗，刚点燃烟星就殒身在疾风里，几分得意挑衅的冲允落辰笑笑。

允落辰向前一步，几乎压住背靠在围栏上的齐轩：“要么借我点火，要么我就到你嘴里抢你的烟。”烟头靠在一起，随着气息忽明忽暗的火星渐渐传递过来，齐轩突然想起还在学校时听人说过，这种点火方式比接吻更煽情，这一刻是有所体会了。

“下去！”言欢突兀出现的喊声让两人微微一惊，“雷纪秋接到一个炸弹邮包！”

“开什么玩笑！”齐轩猛推开允落辰，向离弦箭一般冲出去，言欢闪避不及也被撞倒在地。

允落辰不急不徐走过来，拉起他，淡淡笑道：“别用那副捉奸的眼神看着我。”

两人赶到办公室时，齐轩已取出里面的雷管，这炸弹做得简易，却通常有效，要不是雷纪秋超出常人的听觉捕捉到接过包裹时，装置被启动时发出的微弱声响，只要稍微倾斜摇晃，就会一炮打响，零落纷飞。

“根本就一刻不能让你离开视线范围！”齐轩抓着雷纪秋上臂的手深嵌进去，“你总喜欢搞出些要命的花样吗？”

“你会有心脏病的免疫抗体。”雷纪秋不甚在意的调侃，他也有紧张的时候，不是独自捧着炸弹时，而是齐轩下手拆除的瞬间——他甚至有点后悔没让炸弹早些爆开来得干净利索。

“我的地方由我来善后吧”，允落辰开口说道，“你们先回去，路上小心一点，想想最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人。”

齐轩点头，雷纪秋则看向允落辰身后的言欢：“你——”

“我留在这里。”不看雷纪秋，言欢目光垂在地上，口气冷淡，不容置喙。

雷纪秋向来玩世不恭的神情中闪出几分无奈，由着齐轩揽了他肩膀带他离开。

日落余晖不受阻碍的打入处于高层的房间里，给沉寂默然漆上一层光泽。允落辰漫不经心摆弄着炸弹邮包，妥当收拾后，迈步走出房门，踏上去天台的楼梯。

一直像尊雕像伫着不动的言欢，始终陷在深思里静止的瞳孔闪动一下，无声跟了上去。天台上的风猛烈刚劲，刺得眼睛辣痛，但他仍瞪大眼睛盯着允落辰的背影，看见这个男人从围栏台上的雨槽里夹出之前那根来不及吸上几口的烟。

烟头已经灭了，焦黑，允落辰低头叼上烟，手从衣袋里摸出打火机，迎风再次点燃，嘴角若有若无的笑：

“小狸猫，刚才我跟齐轩调情你从就头看到尾，还没偷窥够？”

“你自己有防风火机，还去那个警察嘴边借火？”言欢在他背后，无声无息慢慢接近。

允落辰毫无察觉，更没回头：“我以为你会乐见其成，破坏了他们两个的感情，你对雷纪秋才有机可乘。”

“可惜你错了！”说话像被风撕裂的决绝，言欢猛然冲上去，整个身躯的力量，推向允落辰。

一点火星光亮打着转，从四十四层的楼上翩然下落，烟卷的重量很轻，飞舞在风中姿态优美，落地也必然完好无损，如果换成一个体重一百三十斤以上的成年男人，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言欢扑过来的瞬间，允落辰转了身，所以他现在是腰抵在围栏上，上身向外仰倾，黑发扬散，整个身躯如同翘翘板的横木，一旦失衡向另一边，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要杀我？”命悬一线，这个男人仍淡然自若，还带一丝嘲讽的傲慢。言欢压在他身上，双手死命按住他的肩膀，因为不能泄劲而说话低沉缓慢，一字一顿：

“我，要，你，死。”他掂脚，中心上移，像天平上的砝码缓缓移动到另一端来增大压力。

“你会跟着掉下去。”允落辰仍是置身事外的语调。

“正合我意。”言欢冲他笑了一下，笑得了无牵挂，所以粲然生辉。

允落辰淡淡道：“为保全雷纪秋，你还真是不择手段。”

言欢目光冷然：“你答应过我不会让雷纪秋涉险，但你不仅不守诺言，还勾引他身边那个警察！”

“所以就判我死刑？”那双异常光亮的眼睛里，映出言欢迟疑的神色。人一旦犹豫，力道就会不由自主的减少，允落辰霍然出手扼住言欢手腕，全凭腹部力量挺起上身，稳过重心顺势向前一拉，反折过言欢的胳膊绕到背后，抬腿膝盖撞进他腰侧。

突如其来的巨痛迫得言欢低叫一声，人已经被允落辰制住，稍做动弹臂膀处就是一阵锯骨断筋的灼噬。

“看来你还没弄明白，谁是谁的主宰？”自始至终都轻松惬意的男人，像只玩弄老鼠的猫，居高临下，笑容里透着戏谑的冷酷。

言欢冷汗直流，紧咬住牙，挣扎着用力转身。

“再乱动，胳膊会被折断”，允落辰冷冷说道，“骨气倒跟雷纪秋有几分像，就是连他一半的聪明都不及。”

“我要是不笨，怎么会信你这个混蛋？”言欢痛得抽气，仍狠狠回击。

“那个炸弹包裹——”，允落辰淡淡道，“外面写明是给我的，盒子夹层里还有几张没烧干净的伪钞残留，雷管的威力不足以致命，是‘猎鹰’对我的警告，雷纪秋接到只是意外。”

“那你跟那个警察呢？”言欢咄咄逼人，“别跟我说你不想跟他上床。”

允落辰泛起一丝诡笑，松开对言欢的压制：“至少我还没跟他上过床，要说旧情难忘，你跟雷纪秋更有可能。”

言欢愣了片刻，回过身冷笑道：“看来我们担心的事倒是如出一辙。既然你这么担心，不如我就跟你搞在一起，男人有性需要没什么好避讳，我跟你各取所需——”

“还可以相互监视，不去破坏齐轩跟雷纪秋的甜蜜日子。”允落辰淡笑着接着说下去。

言欢抬手勾住允落辰脖子，两人额头碰在一起：“因为我跟你不可能彼此信任，也不会有无聊的感情纠葛。”

允落辰抬眼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真喜欢上你？”

言欢冷笑：“因为你根本看不起我。”

允落辰蓦然笑出声：“刚才你是不是注意到对面楼里有不寻常的闪光？既然送来炸弹意味着‘猎鹰’已经找到这里了，那他们就很可能在附近用高倍望远镜监视。不急于抓走你，是想找出你的弱点，所以你就想让他们看到有个男人跟你相好，还是那个很可能得到你协助才能偷走伪钞模板，并且带你出逃的男人，让我做雷纪秋的替死鬼。”

言欢神情有几分僵硬，勾着允落辰的手茫然松散下落，却被抓住放回原位。

“不是想杀我，就是想利用我，真是个歹毒的小孩”，允落辰不紧不慢说话的同时，目光垂落看着他，嘴唇贴近，温热气息扑在言欢脸上，“但我愿意让你利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言欢冷哼着笑了一声，“对你有同样的利用价值。”

“答对了。”那两片泛凉的嘴唇，看起来淡薄柔弱，此刻却像是猎豹的口齿掠夺下猎物，不容反抗的肆虐，轻易剥落对方的防备，长驱直入，舌头探进对方口腔，顶磨着上颚，向内攻略得越深，就是越脆弱敏感的地方。

言欢突然甩开头，微透红的面孔，眼睑轻轻颤动，喘息时残留的丝线干涸在嘴角，他再次扬起脸时，冲允落辰不甘示弱的笑道：

“这种幼儿园的程度可完全不够。”他伸手抓住允落辰的衬衣，向两边撕开，脸靠进裸露出的结实身躯，亲吻舔弄着男人上身的敏感部位，从胸口一路延伸到腹部，他跪下去，手解开允落辰的裤子。

允落辰并不阻止，只是目光里有什么微弱的闪动了片刻，淡淡问道：“你想要我在这里干你？”

言欢没说话，此刻他也不可能说得出口，他的嘴在忙着做另一件事，一件让他口中留不出任何空隙的事情。

“知道有人看，会让你更兴奋吗？”允落辰冷淡的讽刺里，似乎夹杂了一丝愠怒，只是他掩饰得天衣无缝。

言欢站起来，目光仍低垂停留在允落辰腰下，随手抹了一把嘴唇，笑了一下，显然对自己做的成果很满意，然后他抬头，望着允落辰，自己动手褪掉衣裤，丝缕不着魅惑笑道：

“若干年后你可能不记得我叫言欢，但不会忘了我有多淫乱。”

允落辰抓住他肩膀，言欢顺从着转过身手抓住围栏，趴俯下身体双腿叉开，感到身后的男人不带感情的扶住他腰身，灼热的柱体缓慢插进干涩的甬道，研磨着撕扯开内壁皮肉，直侵入体腔里。喘息里压抑不住断断续续的呻吟，言欢被抽插动作牵引着反射性挺直背脊，身体绷紧后穴霍然收紧裹住允落辰深埋的性器，听见允落辰吃痛的吐了口气，不由吃吃笑起来。

允落辰似乎也笑了一下，淡淡的吻落在言欢的肩头上。这一抹异样的温情，与整件事态的发展格格不入。言欢微感诧异想回头时，却被一个深刺捅得头脑轰响，眼前发白。

允落辰不再有耐性，毫不留情用力操弄起言欢年轻的身体，右手绕过他的腰，握住言欢已经兴奋湿润的男性上下抚动，不时点到前端的细孔刺激得言欢浑身颤栗，躁动扭动身躯寻求痛快的解脱，欲望像是一波接一波的海浪，起伏不断，接近高潮时又跌落下的焦躁折磨得人发疯狂暴，沉沦时就忘记了一切。

射精的几秒钟，言欢说不清是极至的痛苦还是欢愉，不记得是为了什么目的跟允落辰做爱，如同是粉碎了全部，包括罪孽跟烦恼。

感到允落辰也在他体内发泄出来，却不再动弹，言欢有气无力，极不耐烦催促道：

“喂，干完了不出去，等什么？”

没有回应，言欢扭头，这次允落辰没阻止他，他看到一个人——

雷纪秋，站在天台门口，静静看着他。

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世界上唯一的无底之洞只存在于人心里，它的名字有时叫悲伤，有时候叫绝望。

言欢曾以为跟雷纪秋的重逢已经是他人生最尴尬煎熬的时刻，可跟现在相比那已经不值一提，光裸的身体蓦然觉察到顶楼的风其实很冷，能吹进血管和骨髓里。

“发什么呆？”言欢强迫自己讥讽笑道，“我跟他玩过不知道多少次了，看两个男人亲热你还会觉得奇怪吗？”

雷纪秋面无表情，迈步向他走过来。

“纪秋……冷静点。”拉住他手腕的人是齐轩。

言欢这才发现齐轩一直在那里，因为他眼里只看见雷纪秋，容不下齐轩。想必，允落辰应该跟他恰相反。不由抬眼瞟了眼仍抱着他腰身的男人，有几分同病相怜的戏谑，更多的是幸灾乐祸。

允落辰却似乎完全不在意，手搭上他肩膀扳正他身子，揽在身旁，淡淡笑道：“不是有意隐瞒，只是还没有恰当时机说明我们的关系，被撞破了倒也省麻烦了。”

雷纪秋似乎并未听他们说什么，甩开齐轩的手径直走到言欢面前。

“你到底想怎么样？”言欢竭力掩饰着焦躁，以及一丝莫名其妙的畏惧。



雷纪秋俯身拾起地上的衣服，拦腰围过言欢的下体，神色波澜不惊说道：“风灌进肚子里，会让你一晚上疼得死去活来。”

明，目光沉稳深邃，嘴角轻勾上翘，气势风华如剑锋逼人，他像极一个王者，似乎凭微笑就能筑起城邦。

易木石盯了眼前的男人半晌，幽幽叹了口气，再次闭上眼睛——继续昏睡大概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了。嘴边若有若无泛起讥讽的笑，已经是个跌到谷底的人，老天何必再弄个站在顶峰处的做对比啊。试图换个更舒适的姿势，四肢牵引了锁拷他的铁链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

轻微的滋声，似乎是火柴湮灭了，接着又一声划响，闭着眼的易木石感到点燃的火柴应该是靠近了他的脸，右颊上被燎灼得刺痛。

“出人意料的冷静”，话声清远音色悦耳，口气愉快却透出掩饰下的寂寞，“看来你像他的地方不止是脸，还有性格。”

易木石沉默半晌，消化了这句话的内涵，笑道：“虽然不知道我充当了谁的代替品，但那个人你肯定是一辈子得不到，像个怨妇因爱生恨造成了人格变态，是不是？”

“你要是连头脑聪明都跟他如出一辙，就应该猜到接下来会怎么样。”男人玩味的调侃中附带着残忍，他划着火柴，小巧的火苗吸上易木石的下巴，抚摩般滑动到颈部喉结，延到锁骨处熄灭。皮肉灼烧的痛楚让易木石不得不咬紧牙抑制险些冲出喉咙的呻吟，他霍然睁眼，视野里玩弄折磨他的男人表情平淡，淡得像映在剑刃上的银色月光。

易木石笑了，他确实觉得很好笑，居然会觉得这个男人出奇的漂亮，野猫扑捉的神态，猎豹追击的骨感，都美得决绝，只是欣赏者向来不是猎物。

尽管易木石已是任人宰割的角色，可他并不在乎。一无所有的人通常无所畏惧。

男人俯下身，气息打在他鼻翼，然后落在唇上，披着温和假象蛮横的撬开撞入，不紧不慢挑逗中彰显出霸道和侵占。

瞳孔急剧收缩，易木石的拳头攥紧，又慢慢松懈，舌头搅动与入侵者纠缠，相互进出抚弄。

男人支起身，轻笑了一声，再划亮火柴点燃了床头上两根蜡烛，光亮足够两个人看清对方。

男人讥诮问道：“配合得积极，是为了乞求事后活命？”

易木石摇头，挑挑眉毛，颇为无奈回答：“我乞求更实际的东西，保险套跟润滑剂。”

“你真的很像他。”男人撑在他上方，垂脸与他对视。

接住对方的目光，不甘示弱笑道：“我叫易木石，不是任何人，尤其不是你得不到的那个男人。”

愤恨从男人脸上一闪而过，手滑进易木石大腿内侧。肌肤相触，才让易木石意识到自己浑身上下没有一丝遮蔽，男人的手指刮过他的生殖器，抵住会阴，继续向后探过去。

身体忍不住颤动，易木石甚至来不及防备，紧密穴口被强行突入。像是被电流击中，四肢肌肉反射的挣扎，身体扭动试图摆脱对最薄弱据点的攻击，男人却似乎早有防备，扼住他脚踝处提拉起整条腿折过来再靠身体的力量压制。

膝盖几乎顶到胸口，让易木石呼吸痛苦困难，他结实腰身根本不具备这种柔韧性。男人显得高高在上，随意处置手下的玩物，用手指穿刺撕裂开易木石保守完好的私地。

或者有一念仁慈，又或者是想加快实施更残暴的行为，男人用了润滑的液剂，将自己硬挺的男器捅进易木石躯体里，他放低了易木石的下身，将他双腿制在身体两侧。

易木石大口急促喘息着，被插入的钝痛和内壁磨擦的锐痛交相袭击全身感官，让他原本健康的面孔血色刹褪变得惨白。

“你还笑得出来？”，男人有些惊诧于易木石汗如雨下的脸上，五官仍隐约透出笑意，“被这么操弄，有快感吗？”

快感？——怎么可能，男人一味放纵发泄的过程里，易木石的器官始终萎靡蜷缩着，如他的主人一样痛苦。

易木石笑容深刻了几分，断断续续答道：“那是因为我……倒感激你……我之前以为……人生已经跌到最低谷……是你让我知道还有更惨的事……也给了我一个……活下去的目标。”

就是向你——尽管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但也阻止不了我的——报复！

“是跟一个叫言欢的男人——”向来干练的孟擎露出几分犹豫不决，最终还是递上一纸信封，“这是近期监视落辰少爷的情况。”

“不记得了。”允落辰耸耸肩膀，温文笑着抚落身上的落叶，“因为一早就知道哪儿也去不成。”

“闭嘴！”呵斥的人，早上压低帽檐替他们开门的司机，此刻手中握着沉甸甸的自动手枪。但他分明比枪口下的两人更焦躁，因为对方不在意得似乎面前只是玩具跟小丑在表演。

荒郊野外，风里有树香，天空广阔流云缓慢徐行。言欢打着哈欠，允落辰伸展下腰身，淡笑着抱怨：

“‘猎鹰’真是没有效率又缺乏时间观念的三流帮派。”

“你就这么急着去投胎？”薛纵磊冷笑着出现，从四周树林里闪出十几个人，每个都手持枪械严阵以待。

“一个人一把枪已经摆平的事情，居然还要劳师动众，怨爷是这么教你们做事的？”允落辰似乎很无奈笑道，“可惜我怕死得很，白白浪费了你们的埋伏，大热天蹲草丛里一定很辛苦吧？”

薛纵磊瞪得眼眶四周青筋突显，喉头上下滚动，半张的嘴只能喘息说不出话来。

他从未面见怨爷，通过电话汇报，得到的指示是：对付允落辰再小心也不过分。怨爷第一次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沉默良久，才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允这个姓氏，并不常见哪。

“你也快活够了”，薛纵磊目光转向言欢时，神色里总透露出微妙的愤恨，“不想这个姓允的出事，就跟我们走。”

“他不能走”，不待言欢回答允落辰已插截进来挡在他身上，摊手戏谑微笑的同时，神情一本正经，“因为我还没快活够。”

“你以为你有本事护住他？”薛纵磊不屑冷哼，眼中嗜血杀机凝结，“言欢的眼睛跟手都是‘猎鹰’珍贵的资源，不能受丝毫损伤，但你的——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等一下！”言欢霍然叫道，他看得懂薛纵磊打出的手势。

“言欢，我的耐性已经到头了”，薛纵磊冷冷道，“今天你就接受一次血训吧。”

这句话说完时，允落辰已经被两个人一左一右制住手臂按在车身上，言欢也被从后反扭着胳膊钳住。

“阿钻，干你最喜欢的事，把那对漂亮眼睛挖出来，回去泡酒吧。”薛纵磊对其中一个半边脸纹着青龙的手下说道。

“薛纵磊！”言欢挣脱不开身后的桎梏，狂声叫道，“我替你们做事，什么我都干！放了允落辰！”

薛纵磊的回应是冷笑，指挥抓着言欢的人：“让他靠近点，毕竟活人剜目也不是经常能见的。”

言欢被架到允落辰面前，两个人的脸相距不过半臂距离，足够他清楚看见允落辰那对闪若极星的眼睛，以及其中平静映出的自己一脸惶恐。

允落辰微微叹口气，轻声说道：“我有这种下场，你不是早该想到的吗？”——从你计划利用我的时候。

后面的半句，从允落辰透出玩味嘲弄的眼角里说出来。

言欢嘴唇抖着说不出话，他以为允落辰无所不能，他一相情愿这么认为，只是逃避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困境。

面孔狰狞的阿钻走到两人身侧，他看着允落辰的眼睛，脸上透出变态的喜悦和激动。右手中的弹簧刀噌得跳出雪亮的锋刃，左手伸向允落辰的下巴。

“闭上眼吧”，允落辰望着言欢，像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目光深邃，“血溅进去会不舒服。”

扑的一声穿破皮肉的闷响，滚烫的液体飞射进言欢眼中，整个视野变成暗红一片，模糊不清。

刺痛，不止是眼睛，从心脏蔓延开到四肢甚至手指尖，只是勉强撑出的视野如同一块漆板，红色渐渐向下流淌，勉强看清了倒地的是阿钻，他的脑袋像个被一棍打开的西瓜。

允落辰仍站在他面前，微垂头，闭合着眼睛，左右压制他的两个人，连惊恐的反应还没做完，接连身体一僵，人像是被抽了脊骨，软软倒下去，车身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印。

破风声，言欢感到什么擦过耳边，像是蚊虫之类，只是身后扼着他手腕的力量霍然消失，获得自由的双手无意识的去揉疼痛的眼睛。

视野仍像隔着一层雾气，但已能看清允落辰抬手擦去脸上溅满的血迹，睁开眼淡淡看着他：“不是叫你闭上眼吗？”

言欢茫然，他还没能接受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本能去看周围，又有几个人的脑袋飞出连串血花，瘫倒下去。

后脑上传来一股力量，脸被允落辰按进他肩膀里，连带整个人被抱住。黑暗里听见允落辰的声音幽淡溢过来：“别看了。”

拥着言欢，允落辰站在一片被迅速染红的土地上，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他脸上没有丝毫惊恐，满是淡漠，厌倦，见怪不怪的习以为常。

“孟擎？”，言欢听见薛纵磊低沉充斥恨意和强压恐惧的声音，“‘猎鹰’跟‘旗帜’向来不结怨，你却平白无故杀我这么多人。”

挣开允落辰，言欢看见横七竖八的尸体，‘猎鹰’站着的人只剩下薛纵磊，以及一个高佻苍白的中年男人，笑容亲切祥和得像娱乐节目主持人，虚伪得很完美。

“谁动落辰少爷一根头发，都死得不算冤枉了。”孟擎温和说道，眉目里似乎很通人情很讲道理。

“你——”薛纵磊一抬手，子弹就擦破了手背，他讪讪问道，“‘旗帜’的潜行者来了几个？”

“十二个。”

“竟然全部出动？”薛纵磊皮笑肉不笑，“倒是抬举我了。”

“杀你和这群废物连半个也浪费了”，孟擎微笑着解释，“但为落辰少爷的安全，动用什么力量也无所谓。”

“别说的好象你有天大本事”，薛纵磊讥讽道，“谁不知道‘旗帜’的当家是舒漠阳，你这个副旗主只是摆在桌面上的傀儡。”

眼角抽动一下，只是微弱得无人能觉察，孟擎仍然温文尔雅：“傀儡就要有傀儡的自觉，你也不妨回去问过躲在你背后的怨爷再做打算吧。”

孟擎不再理会一脸铁青的薛纵磊，走到允落辰面前，恭敬低头：“少爷，旗主让属下带您回家。”

允落辰苦笑：“我要是拒绝呢？”

孟擎似乎没听见，踢开车边的尸体，为允落辰拉开车门。

“他是什么人？”言欢指了指前面开车的孟擎。

“我怎么知道？”

“允落辰！”言欢眼底满是被戏耍的怒火。

“我真的不认识他”，允落辰安抚的拍着他的脸，眼底浮游出几分自嘲，“那个他称做家的地方，我也已经八年没回去过了。”

言欢目不转睛瞪着他，一字一字问道：“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允落辰神情古怪笑了一下，依靠向椅背，闭了眼睛不再说话。

薛纵磊像是脚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睛凶狠望着车飞驰而去的方向——

允落辰，那个允落辰，居然真的是允天机的儿子！

允落辰不说话，反倒是前排开车的孟擎温文和善的开口道：“小朋友，你既然跟‘猎鹰’有交情，就应该知道‘旗帜’吧？当然不是广场上竖杆上随风飘的那东西。”

孟擎说的笑话很冷，车里一时没了声音，言欢面色冷淡，斜斜看着一旁默不做声的允落辰。

黑道十集团以帝空为首地位几乎无人能动摇，之后便是‘旗帜’跟‘猎鹰’不分轩轻的你争我夺多年，‘猎鹰’势力广布，搜罗奇珍异宝偷盗抢掠无不用其极，而‘旗帜’却垄断着黑道的一条白金命脉，就是制药贩毒。

孟擎脸上总堆砌着笑容，说话不紧不慢：“落辰少爷的父亲，就是‘旗帜’的前旗主允天机。”

“前妻，前总统，前旗主”，允落辰突然转回头插言道，“前的意思，不是被取代，就是被遗弃。”

孟擎并未在意嘲讽，似乎陷在一场倾慕的追忆里：“允旗主外表斯文，乍看就像个读书人一样手无缚鸡之力，却能指挥部署，在喝过一盏茶后就灭了飞燕盟整个帮派。”

瞳孔的色泽似乎在不断加深，允落辰声音沉寂，淡淡道：“可惜他死后，不等一杯茶凉就被彻底遗忘了。”

每句话都像一阵冲击，言欢眼中的惊骇层层升级，允落辰的脸上却毫无表情，像带着一副没有瑕疵的面具，淡淡问道：

孟擎在车子高速行驶中却回头冲两人点头微笑：“少爷，您总该给这位小朋友一个明白交代，毕竟——他已经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这座别墅更像是欧洲古堡，高大，幽深，暗淡。走廊冷长，大理石质的地板映得出人影，脚步声也响得清晰。

“不害怕？”

允落辰忍不住喷笑出声：“黑道上的八卦传言不比娱乐圈的少，其他三个是谁？”

允落辰没看他，自顾勾唇淡淡道：“你马上就可以自己评断。”

这是言欢第一眼看见舒漠阳心中所想。他的相貌毫无精致柔媚的女气，身材修长挺拔，穿着一身淡紫绣龙唐装，额前短刘海垂落在眼前，眼眸湿润，不见犀利的平和，如同不见杀气的致命武器。单凭外表他不及程零羽，但程零羽那种刻意伪装出的柔软魅惑，与这种单刀直入的凌人之势相比，却显做作相映失色了。

舒漠阳抬头，神情温柔得像用手去捧一片落雪：“落辰，再等半分钟，这茶就恰倒好处了。”

没有得到回应的男人浅淡笑了，眼睛盯着茶炉，蒙了水气一般湿润：“等待的确是件无聊和累人的事情，但有时等待是值得的，比如说等上半小时，品尝今年新采的西湖龙井，比如说花八年时间，只要我爱的男人肯回头。”

舒漠阳略偏头，笑如微风含着倨傲：“你知道说这话的下场是什么？”

沉默，几分钟过去，只听到水沸腾翻滚的声响。舒漠阳揭开壶盖，水气蒸腾弥漫开，他的表情在云雾中显得虚无不定：

言欢甩开允落辰拉住他的手，走到茶几前，手撑在桌沿上略俯低身子与舒漠阳对视，突然粲然一笑，低头看向那壶茶，水面翻腾不休。

言欢伸手，修长干净的手指没入沸水中，顷刻就灼得红痛，他却似乎不觉任何痛楚，孩童般狡黠淘气的笑着，将勾出的茶叶放进嘴里咀嚼，边咂嘴说道：

“又苦又涩，怎么会像允落辰？”眼中玩味着暧昧冲舒漠阳挑眉道，“你大概不知道，允落辰的味道可是很甜的。”

舒漠阳向后倚进靠背里，缓慢低沉拍了下手掌，侧门处进出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俯首待命的模样。

“剁碎了，喂狗。”

这话说得很轻，执行命令的男人动作却迅猛。只是允落辰比他们更快，从后一把抓住言欢手腕将他扯到身后。

“落辰，你认为你护得住他？”舒漠阳面无表情，说话语气冷彻骨髓，“手握权利就能掌管生杀，拥有实力才能保护他人，为什么你就不能认同我的选择？”

他紧紧盯住正竭力防守两名特种部队出身手下的允落辰，神色变得古怪，像是嘲弄又像是悲伤：

“如果当初你不坚持离开，这个旗主的座位就是你的。”

允落辰的动作滞了片刻，右边的男人已抓住言欢的肩膀，允落辰猛然回身小臂弯成手刀劈截，完全不顾左边打来的直拳结实挨在脸上。

闷声低唔了一声，允落辰后退半步，口鼻间鲜血直流，手却牢牢将言欢揽在身后。

打中允落辰的男人正心生得意，再提起硕大拳头时，却觉得胸口像碰到冰块，冷得浑身激灵，低头只看见心脏位置刺出的剑尖，很小一截，精亮刺眼。

“旗主？！”另一人惊吓得立刻收了手。

不知几时站到他们战圈边缘上的舒漠阳，从瘫倒在地上的尸体上抽回手中的细长剑，他的眼眶微微泛红，看着允落辰，一字一字道：“伤你的人都该死。”

剑缓缓抬起，指向言欢，话语中的恨意更甚：“碰你的人更不能活。”

允落辰移动半步，正中挡住言欢，带血的剑尖几乎抵到他颞下，说话时喉结滚动就破皮见红：“你说你不会用‘旗帜’的势力对付我。”

舒漠阳冷笑：“耐性磨空后，我不保证我不食言，毕竟我有食言的权力和能耐。”

允落辰扬起淡然的微笑：“你不会这么没品吧？——老师。”

老师……

第一次这么叫他时，十四岁的少年微躬下身体，遑亮到寂寞的眼睛看着地面，身高只到他肩膀，握剑的手还因为不习惯重量而微微抖动。

落辰，你像是一夕间就长大，把我跟你相处的日子都抛弃在身后。

“老师，不如来打个赌吧。”允落辰的神情，气质，甚至说话的口气，似乎都没有一点变化。

老师，不如来打个赌吧。如果我能把剑放到一个你右手无论如何也拿不到的地方，下午就跟我去登山踏青。

应承后少年抓过自己右手，平放在半空，将剑搁置在手背上，笑嘻嘻晃动食指，从上面掉下来就不算是从这个地方拿到了。

舒漠阳聚敛起心神，冷冷道：“我为什么还要赌？你跟他的性命都攥在我手上。”

“那也是你仅有的筹码，不是吗？”允落辰笑容不变，略垂下头，手放到自己后腰下，“我的赌注是后面的初夜，有没有兴趣？”

剑缓缓滑回鞘里的声音充满意犹未尽的杀气，舒漠阳也仍是冷酷如冰川，却隐约微微动摇：“把话说清楚。”

“你最引以为傲的八卦镜术阵，我有把握在两小时内破出生门。”

允落辰的话让舒漠阳一愣：“你还记得周易八卦布局？”毕竟这在信息技术时代已经如同远古传说了。

回答是男人微微一笑：“你教的东西我想忘也忘不了。”



“你的意思是，你两小时内走不出镜术阵，今晚就心甘情愿躺到我身下？”舒漠阳抬手，抚上允落辰的脸。

对方偏头闪开，嘴角扬起戏谑笑容：“保证配合到你满意为止。这都要在两小时后再说了，胜负分晓之前，我要把言欢一直带在身边。”

“你怕我会对他不利？”舒漠阳冷冷转身走到酒柜旁，拎出瓶伏特加扔过去，“你最喜欢的，喝光它，如果你想带上言欢。”

“这也太苛刻了吧？”允落辰接过酒，苦笑着费力拔开瓶塞。

“对你还是小心点好”，舒漠阳突然笑得温柔，“你从小就花样百出，防不胜防。”

允落辰再不说话，仰头咕咚咕咚将整瓶烈酒灌进嘴里。

前倾了身体，舒漠阳贴上他的身体说道：“你的初夜我要定了，我等得太久。”

完全不经稀释的酒精腐蚀了犀利，那双璀璨双眸有些发直，绯红色已浸透了允落辰的面孔，他侧脸冲舒漠阳吃吃笑道：

“你得不到的话，就要放我跟言欢离开，还要保证再不伤害言欢。”

“一言为定。”两人同时抬手，击掌声干脆利落。

“只不过——”，舒漠阳倨傲笑诡异道，“落辰，你对八卦阵术的研究，真的下过功夫吗？”

## 第七章

“两小时后，我亲自来接你。”舒漠阳王者姿态的从容自信，被隔绝在重重闭合的铁门外，声音却仍回荡在这座诡异阴冷的地宫中。

“该死的，这是在拍武侠片还是恐怖电影？”言欢低声咒骂道，“居然会有人变态到把地下室建成这副模样。”

放眼望去，像是游乐场的迷宫，一面面连接起的巨大镜子隔出的通道，接缝处装点着壁灯，幽淡光亮在相对的镜子中映出一排，迷晃人眼。

言欢无知者无畏的向前走，到尽头拐弯处回头看见允落辰仍站在原地，不由皱眉道：“你还等什么？时间很充裕吗？”

允落辰慢慢晃着步子跟上来，懒散环顾四周自己跟言欢镜子里的无数虚影，笑道：“别白费力气了，这个八卦镜术阵本来是用做惩罚背叛‘旗帜’的人，镜壁每过十五分钟就会移动变化，不懂五行八卦推算的人，几个月也未必找得到出口，很多进来的人在饿死渴死之前就发疯了。”

“那是不懂的人，你呢？”

“所以坐下，等十五分钟看这块镜子怎么动吧。”允落辰摸了一把嘴边的血，在光洁镜面上留下一道暗红痕迹。

扶着镜壁缓缓坐下，允落辰面色赤红，胳膊支撑在曲起的膝盖上，手根按在额头上，喘息越发沉重。

“喂，该不是喝醉了吧？”用脚踢着地上没有还手能力的男人，言欢口气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不是很习惯整瓶灌威士忌吗？”

允落辰没抬头，颇为无奈闷声道：“舒漠阳的藏酒，浓度至少是普通伏特加的两倍。”

坐下时右手习惯性扶地，触痛了被开水灼燎的伤处，言欢不由低低呻吟了一声，没想到这会引起身旁醉得几近昏睡过去的男人的注意。

允落辰侧过脸，手撑到右边眉骨处，斜看过来，目光从他的脸移到手指上，表情一贯的调笑不正经，却似乎因为神智迷茫而平白多出温情和关切：

“对一生都重要的东西，就不知道好好保护吗？”左手抓过言欢右腕拉到眼前细细打量。

“这没什么重要。”言欢冷哼一声，动作粗鲁抽回手。

允落辰竟似乎有些心疼的啧声轻叹，过了一分钟左右又开口问道：“为什么要挑衅舒漠阳？我跟他之间根本就不关你什么事。”

“看不惯向来在我头上作威作福的混蛋，到了别人面前腿软的像只病猫”，言欢撇嘴不屑道，“何况你本意就是利用我引他注意保护齐轩，我的行为应该让你惊喜交加吧？”

言欢神情复杂的沉默半晌，开口语气异常平静：“这样最好。”——保护齐轩就是保护了纪秋，能减轻些过去犯下的罪过，还有什么不满足？

嫉妒这个词像跟针，冷不丁扎进言欢脊骨中，腰身僵挺了一下，歪头看着允落辰半张嘴却说不出话，半天找回舌头，破口就骂：

“我倒无所谓。”允落辰闭了眼，神情淡漠疲倦。

表达疑惑的轻恩了一声，允落辰问道：“你几时也变这么八卦了？”

“过多解释就像是在掩饰了”，允落辰睁眼，黑白分明的清澈眸子笑盈盈望着言欢，“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舒漠阳，是我剑术课和国学课的老师，那时我十四，他二十一。”

允落辰记得第一眼看见是背影，在秋天下午细雨迷蒙的凉爽，庭院落叶满地，年轻男人挥剑的轻灵姿态。

“不能否认他很漂亮，骨子里透出股黑道人最喜欢的风情”，允落辰嘴角始终蓄着自嘲笑窝，“我不像帮里一群笨蛋。一见他就神魂颠倒。只是后来相处久了，比那群笨蛋更无可救药的迷恋他。”

两个喜欢高处的人，两个习惯于寂寞的人。

“名字有什么重要？”少年撇撇嘴，不自然偏开头目光落在原处，“就算你叫猫三狗四，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言欢伸手在允落宸发直出神的眼前晃荡：“同性恋外加师生恋，不拍成三级片真他妈可惜了。”

“横竖无聊到死”，言欢捂着脑袋呲牙咧嘴，“继续吧。”口气并不坚决，像是小孩对鬼故事，明知道听后心里遭罪还耐不住好奇。

允落辰笑了笑，目光变得更淡，他的眼睛奇特，即使不聚焦，也显得锐亮如星。

[illegible]

少年的行动往往直白大胆，凡事先行动后再三思，十七岁的允落辰在后来的几天几夜里始终想着舒漾阳被吻后的神情。盲目揣测那些惊诧和犹豫的涵义，以及嘴角若有若无的牵笑的真实。

“你是铁了心要走？”允天机半躺在摇椅上，眯眼看着跟他骨血至亲的少年，心里盘算的却只有利益得失。

“规矩是离帮需离皮，落辰，你真准备挨那一百鞭？”

允天机放声笑道：“是啊，你当然不想，你从小就最怕痛，什么事只要打你一巴掌，你也就乖乖听话了——”

[illegible]

生不如死，大概就是当时的写照，两百鞭，要不是动手的人多少顾及他的身份稍微留情，怕是绝对没命硬撑下来，皮开肉绽后是麻木，然后反出痛来，骨子里冷得哆嗦，肉上却像是始终被火灼烧。十七岁的少年发了高烧，整晚迷迷糊糊神智不清，但他找不到舒漠阳，到处都找不到。

听到开门声，他挣扎起身：“老师？”

“离开后再说也不晚。”少年有几分黑暗中看见曙光的雀跃。

少年霍然抬头，他笼罩在阴影里，看不清舒漠阳的表情。

“旗主，让我跟他说吧。”舒漠阳低声请求道，卑微里透出暧昧。

“落辰，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天真，把什么都理想化。”舒漠阳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

“老师，你选择在一起的人是我，还是‘旗帜’的继承人？”

少年默然点点头。

允落辰的眼睛闪了几下，变得润湿，光泽渐渐恒定，微张了嘴唇，轻声道：“再见了，老师。”

[illegible]

言欢默然不语，只是他知道，允落辰那时最疼的必然不是身躯，能结疤留痕的伤都疼不到哪里去，痛至极至，是叫人哭不出来，就只有笑了。

“该不会是开始同情我了吧？”允落辰仍是不变的嘲弄，“十五分钟的说辞，就足够打动你？”

“应该早过了十五分钟。”言欢环视四周，似乎才想起身处何地，以及什么才是当务之急。

“舒漠阳肯跟我打赌，是因为他有十足把握”，允落辰的话突兀，让言欢迷惑不解的皱紧眉头，“要推算生门需要先确定八个阵位，就至少需要看阵型变化八次。”

言欢听懂了，眉头却蹙得更深：“一刻钟一次，那八次就要两个小时。”

允落辰笑着补充道：“再加上计算和走路的时间，即使不出任何差错，没有五个钟头，就算是舒漠阳本人也脱不了身。”

言欢定定瞪着允落辰片刻，从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浑身肌肉松弛下来仰头倚靠着镜壁，一派在滨海沙滩上无所事事享受日光浴的自得模样。

“怎么突然这么悠闲了？”

言欢眼也不睁，嘲讽应答：“也不是刚认识你允大少爷了，总不能每次都让你耍得团团转，看你这副德行，早就有了应对办法，用得着我庸人自扰干着急吗？”

抚掌声，以及让人怎么听怎么不舒服的赞美：“真聪明。”

“有实质奖励没有？”言欢没好气问道。

“有啊。”允落辰音线突然变得诡异，滑如泥鳅让人抓不住真实。

“什么？”

“我。”

言欢霍然睁眼，正对上允落辰凑进的面孔，那双鲜活如水中游鱼的眼睛，昏暗光线让本就异常深邃瞳孔更为圆润魅惑。

“怎么一副见到鬼的表情？”允落辰奚落得越发惬意，身体也靠得更近，“你之前说想上我，难道是叶公好龙，敢说不敢做？”

“你——”言欢舌头根僵化几秒，认定对方在戏耍他，冷冷回道，“你要耍痴发浪都冲舒漠阳去，他可迫不及待要你的初夜……”

初——夜？言欢骇得几乎从地上跳起来：

你的初夜我要定了，我等得太久。

你得不到的话，就要放我跟言欢离开，还要保证再不伤害言欢。

一言为定。

“你居然跟舒漠阳玩这种地痞无赖才耍的文字游戏？！”言欢几乎是暴喝出来。

允落辰捂了捂耳朵，无辜笑道：“这叫偷换命题，无聊低级但很实用。”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我在这里上了你？”言欢只觉得说不出的荒诞，以及心底淤积起恼怒。

允落辰仰头靠在墙上，冲他笑道：“既然想明白了，就脱衣服办事吧。”

“舒漠阳完全可以不理睬你那个卑鄙的小伎俩！”

“我了解他”，允落辰淡淡道，“对他而言，没有公平只有胜负，但我不会输。”

言欢定定看着他，面色渐渐阴沉：“还是你并不在乎结果，因为你根本是在报复。”

允落辰微感惊诧，略一思索会意过来有些忍笑的无奈道：“你要这么想，倒也可以。”

“你甚至不一定要我，只要任何一个男人，能在舒漠阳之前先搞过你。”手无意识的攥紧，手背到胳膊上的青筋浮现出来，言欢极力压抑住自己挥拳的冲动。

“不是任何一个男人”，允落辰笃定摇头，笑容刹时敛灭，冷冷道，“就算是条公狗都行。”

“混蛋！”怒火中烧下毫不留力打过去，谁知拳头却被对方单手接住，顺势一拉，言欢失去平衡跌压在允落辰身上。

“真有意思”，身下的男人懒散嘲弄道，“这是你保命的机会，没有任何损失，以你那种百般算计决不吃亏的性子怎么会拒绝？除非——你对我有了身体之外的情感纠葛。”

正想起身的言欢像是被这话戳穿了某处脆弱的防线，迫使他以冷酷掩饰心中茫然的狼狈不堪。

“允落辰，不用拿话激我，不就想让我上了你”，言欢手压在他肩膀两边，低下身轻啄他脸颊，“老实说，我求之不得。”

边更凶狠咬吮搏动强劲的脖颈，边腾出手来撕扯开允落辰的上衣，粗暴用力抚弄胸前敏锐的颗粒，过程中感到对方抬手，搭到自己腰侧。

言欢很希望，莫名其妙的渴望，允落辰能喊停，发狠推开他，最好能在小腹处来上一脚，因为那里已经有些不安分的动静。

被压在身下的男人却是如鱼在水，没有半点不适应，手从腰上顺他脊背到后颈，霍然强势扣住他的头，不等他反应嘴唇上的温度已经变了。

跟允落辰亲吻早不陌生，像是海潮，看似波澜温柔，涨落却半点不由他人做主，从最初的清凉触觉，到唇边硬皮刮磨，舌尖探索入侵相互推委。

每一次接吻，允落辰似乎都很认真投入，不让言欢感到颌骨酸楚眼前发黑不罢休，这让言欢经常有被喜爱和珍惜的错觉。他奋力撑起身，眼睛却不受控制，中蛊一般紧盯着允落辰。

这男人有吸引人沦陷的充分理由，他的存在感太强烈，不管置身何处，都让背景环境褪色如同发黄的老照片，只有他鲜活明艳，伸手轻易就翻云覆雨，拨弄人心。

“发什么呆？”允落辰用手爬捋过额顶的头发，漫不经心，“不习惯人配合你？你以前跟雷纪秋，他应该——不会回应你吧？”

像是竹签猛钉进指甲里，言欢被雷纪秋这个名字刺痛，片刻从心底泛起对自己的冷嘲：居然忘了，是为了什么才跟允落辰混在一起——相互利用。

“没有任何可用的东西”，言欢冷冷说话的同时，两手一气剥下允落辰的裤子扔到一边，“也别指望我有那种对处女的温存怜惜。”

嘴角勾起随性的弧度，允落辰似醉非醉笑道：“托这高度酒精的福，痛感麻痹得七七八八了。”

言欢分开那双修长结实的腿架在身体两侧，右手托在他微抬起的腰身，滑到臀部用力揉捏，审视所有物那般居高望下去：“允落辰，操弄你就算是没有快感，那份成就感也足以让人趋之若鹜了。”

男人与生俱来的征服欲望，征服凶悍的猎物昭显力量，征服聪慧的猎物彰显睿智，征服一个高高在上的猎物时，就如同君临天下。

言欢确实如他所说，没有太多前戏，仅是吮了下手指扩张那处未被开启过的紧窒，随即便架起允落辰双腿，用力将勃发肿胀的性器插入，挺腰凶狠往里处开疆破土的推送。

允落辰低呐一声，膝盖反射性抽搐着弯曲收缩，他似乎是不愿被看到表情，向后仰头到极限，下巴到咽喉几乎拉成一条平滑的线。

排斥外物的紧穴勒得言欢灼烧的疼痛，以及被裹得不留一丝缝隙，快感随颤抖的一收一缩越来越强，允落辰像是在咬牙做最后的抵抗，浑身从里到外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放松，别用力。”言欢轻拍打他大腿到臀部一块块轮廓明显的肌肉，手指划过收紧的小腹，慢慢夹住低垂的男性器官，握在手里撻弄。

允落辰长长出了口气，似乎是有意识一丝一丝抽离身体里抵御的力量，迫使自己软下来任凭摆布，喘息随言欢两处的动作变得混乱。

言欢的性爱方式简单直接，这通常意味着粗暴但有效。

空寥的地下室，皮肉碰撞声响越发清晰，镜子对映出无数副交叠躯体的虚象。动作幅度的加大伴随迅猛频率，言欢没留意到交合处随抽插带出的红渍，这是一场超乎预计的性爱，他沉浸得忘乎所以。浑身血管像是要爆开，燥热气息沸腾得翻动不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变得嗜血残暴，毫无顾及的糟蹋一具能深刻满足他的躯体。

有一股恨，从遇到舒漠阳开始，从允落辰微笑赌上初夜开始，从知道自己只是一件报复工具开始，从明白——允落辰自始至终深爱舒漠阳开始。而他言欢，能做的从来只有破坏和占有，破坏他珍惜的东西，占有他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攀上颠峰的瞬间，言欢狠命将全部挤压进去，上身突然失去力气一样压倒允落辰身上，猛然一口咬在他肩头，像垂死野兽最后的反击用尽全力死都不肯松口。血气流满了口腔，下体的欲望霍然迸发，几秒钟空白的快感，之后是空白的一无所有。

允落辰的声音里充斥疲惫跟忍耐，却仍清冷如一弯淡水，倒映了星空的笑意：“你为什么就不想，说不定，我是真的喜欢你呢。”

蹲靠在镜壁颓然用掌根击打额头，言欢呆呆出神半晌，目光迟疑的，近乎胆怯的移到他面前侧躺的男人身上。

看到在一边的裤子，想了片刻，觉得那盖不严实，言欢抬手脱下上衣，轻手轻脚搭覆上去。顺势瞥到允落辰的脸，眼睛闭合，嘴角微翘的弧度不像以往那么惬意自在，睡着了身体不时微动，显然是脖颈处空着感到不舒适却没法调整好。

自以为轻到能够不露痕迹，允落辰却突兀睁开眼，言欢一刹那无从遮掩的慌乱狼狈，尴尬转开脸想抽回手臂，谁知道允落辰却将脑袋更往里靠了靠，在肩窝处找到最合适位置，再次闭合了眼睛。只是唇边的微笑，不动声色恢复到往昔的悠然。

允落辰倒像是得到赞美，调笑得更轻松：“遇到狐狸，就学会比它更狡猾。”

然后他听到允落辰窝在他身上，闷声低笑不止。

但那一瞬间也足够言欢看清，舒漠阳像是胸口毫无防备下挨了一记重拳，那种错愕震惊以及伤痛。

允落辰再出现时穿着一身休闲服，剪裁合体如同量身定作，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洗过澡让他面色恢复些红润，神清气爽，只是步伐没了一贯的轻盈稳健。

“输赢怎么算？”他好整以暇的抱臂，问到舒漠阳，后者却不回答，只是审视目光紧盯着毫不放松。允落辰径自说下去：“我走不出镜术阵，上你的床绝对没问题，我也实在看不出身体上受点摩擦有什么大不了。”

允落辰耸耸肩膀，做无奈状笑道：“你见过谁的初夜有两次？”

舒漠阳的面部僵硬得像岩石雕刻，他目光慢慢逼上言欢：“为他你会做到这个地步？”

允落辰微笑不语，言欢却是想笑，但怎么也笑不出来。

“你可以带他走了。”舒漠阳突然挥手说道，整个人像是在一场重大战役中挫败，虽不至一蹶不振，却也是损兵折将的打击。

允落辰笑，笑得并无惊喜，只是理所应当，像是看了一出喜剧完美落幕，他揽过言欢的肩膀向外走。

到门口处却突然听见舒漠阳提高声音，恢复成一个战无不胜的王者气度：“如果你就为跟我赌一口气，付出的代价未免过高。”

允落辰摇头苦笑：“这话的可信度就这么低吗？”

O O

跟在后面的允落辰，对一脸尴尬的大堂经理无奈淡笑：“送两份西式套餐到房间，我们还没吃晚饭。”

允落辰波澜不惊问了句：“你喜欢上我了？”

言欢一惊，往旁边退了半步：“你是问我下半身？”恨不得能把所有厌恶都摆到脸上，更绞尽脑汁搜索恶毒词句。

只是他煞费苦心，允落辰却不看他，一副忽略他存在的模样，电梯到顶楼叮得一声开了门，允落辰径自走出去，像是不经意的自言自语：

言欢没防备，抽气呼痛着甩手，抬头看见允落辰不知几时又折回来，一把抓了他手腕转身拉着他走。架势就如大人把自己调皮捣蛋的小孩拽回家。

刷卡进了房间，允落辰从桌上果盘里拿起个鸭梨，转身递过去，脸上是一贯的调侃笑容：“不是要伺候我？给我削梨吃吧。”

“他要的是不带丝毫瑕疵的完胜。”允落辰在鲜嫩梨身上咬下一口，汁液入喉过程美妙。水果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就只能任人采摘和咬噬。

“你说他会想别的办法？”

“记住不要轻易答应”，允落辰背靠进沙发里，翘起腿交叠双手放在膝盖上，“首先要他保证‘猎鹰’不再打扰你，然后可以漫天要价，只要不是太离谱，舒漠阳都会接受。你想再回法国读哪所学校，对他而言都不是难事。”

直到允落辰将梨核准确扔进身后的垃圾桶里，言欢似乎才有些理解方才一番话的内容，仍似懂非懂，像是咬着舌头艰难说话：“你是……要我答应他？”

“那你就输了！”气急败坏的同时，脑海里竟浮现允落辰说‘但我不会输’时，自信洒脱的神情。

允落辰极为优雅的摇头笑道：“我哪里输了？”

言欢倒抽口气，难以置信低叫：“不要告诉我你

“的确是因为舒漠阳，我不能放纵自己喜欢齐轩，但我至少还有六种方法保证他不受威胁，”，允落

辰轻描淡写中目光不时掠过言欢的脸，只是不做停留，“但要让你彻底脱离‘猎鹰’掌控，除了引‘旗帜’对抗外别无他法。”

“允落辰”，言欢眼睛直勾勾半晌不动，极为缓慢说道，“我真分不清你是真是假。”

“你不必想那么多，因为我跟你，很快就没有交集了。”允落辰淡淡道，手掌支腮，指尖滑过眉骨。



“我对你只是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管我的事……还付出一些根本不必要的代价？”

允落辰眼睑轻动了一下，欲言又止的意味，但最终只是勾起嘴角淡淡道：“梨很甜，再给我削一个。”

盯着他若无其事的面孔，言欢原本僵硬的四肢有些松软，他很清楚这个男人如果不想说，就算是十大酷刑上阵百般花样出尽也逼不出只字片语。

果盘在进门左边的圆桌上，从那里只能看见允落辰坐在沙发里的背影，那处似乎是专是欣赏夜间隔出的角落，灯光不能触及。

“削梨吧，别盯着我不放。”调侃的声音响得清冷。

言欢心虚低头拿刀，蓦然觉察到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允落辰笑得放肆，嘲弄味道更浓：“我是信口开河，你是不打自招。”

“你！”言欢一刀砍进梨身里，意识到自己未免太情绪化，半晌不再做声。

“拿去。”

“切开吧，你也吃一半。”

言欢从后面递过去时，才想起分梨，就是分离。不觉心底讽刺自己几时搞起这种文艺剧里的烂俗噱头了。

咬了一口咽下去，言欢心里暗骂允落辰是个说谎不打稿的骗子，这梨是又酸又苦，不知道几时摘的都开始烂了。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嘴巴应该是抗议东西太难吃，自做主张问出句莫名其妙的话，“会跟舒漠阳重修旧好？还是再结新欢。”

允落辰咀嚼后慢慢下咽，淡淡道：“都不可能，还是一个人来得轻松自在。”

言欢顿了顿片刻，弯下腰，从后面伸手圈住允落辰脖颈，缓慢收紧。

“想掐死我？”不止问话口气无关紧要，人也动都没动一下。

言欢将脸埋进允落辰肩膀里，什么也不说，手勾得更紧。

“来一次比以前都激烈的性爱？”

问的更平静慵懒，没有回答。

半晌，被空调吹得冷淡的房间里一声很轻的叹息：“小狸猫，别把鼻涕弄到我衣领上。”

[illegible]

言欢笑得极为开心，毕竟他是被恭恭敬敬邀请来的贵客，可以肆意撕扯名贵兰花，用手抓捞鱼缸里的过背金龙和七彩神仙，最后再大刺刺拍着舒漠阳的肩膀说又见面了，最近还好吗。

舒漠阳不仅没有一点恼怒，还用欣赏艺术品的目光看着言欢在他不带一个褶子的衣服上留下的爪印。谦和有礼请他坐下，言欢抢先开口：

“你能保证‘猎鹰’不再找我麻烦？”

舒漠阳微怔片刻，沉稳答道：“可以。”

“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的入学许可？”

“学费和生活费我全都可以支付。”

“那还不够。”

“你还有什么条件，一并开出来。”

言欢作出思考状，许久才摸着下巴笑道：“都让他说准了，允落辰真是天才，真他妈是个阴险卑鄙的王八蛋。”

“不要随便评价落辰”，舒漠阳沉下脸色，“你可以敲诈一笔普通人一辈子挣不来的财富，然后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那你给我听清楚”，言欢不再戏谑，冷到冰点下，一字一字认真说道，“允落辰是我的，就算你把‘旗帜’老大的位置让给我坐，我也不稀罕！”

舒漠阳的目光斥出同情，像看见一个痴人说梦的疯子：“说这种话，自己不觉得滑稽？”



熙熙攘攘的机场，来去过客匆匆，两个男人略带倦色领了简单行李，走向出口拦下辆计程车，再寻常不过，引不起任何人注意。

“没有”，允落辰安抚拍拍他的肩，“只是在你慷慨激昂拒绝舒漠阳后，再不快逃难道等他来抓吗？”

“允落辰，我问你话你没听见？”

“小朋友”，计程车司机突然转过头，一双细长眼睛弯如新月笑咪咪的喜气模样，“你的落辰哥哥没教你，越是不起眼的人越危险吗？”

“别用枪对着他”，允落辰很无奈笑道，“就算你是跟帝空暖言齐名的深谷杀手，也不能保证枪决不走火。”

“你是舒漠阳派来杀我的？”言欢直截了当问道。

允落辰淡淡笑道：“你不杀他是因为他不符合你那个可爱的杀人标准，黎忘。”

言欢语气平静道：“指床上的话，我是在上面那个。”

“哥们，有你的，落辰压上去舒服吗？”

“那你可以考虑用点特别的……”

表面上的轻松，内心却是另一番光景，抬头看天空晴朗无云，树枝被风撕扯着摇曳不停。

黎忘将两人送到侦探社‘七’的楼下，临走前别有深意看着允落辰：“帮不了你太多，凡事小心，我不想没有了情报来源。”

[illegible]

“去天台喝一杯？”这话允落辰和齐轩不约而同说出口。

允落辰还惟恐天下不乱顺手勾了齐轩肩膀走出去。

言欢看见齐轩的脚步踉了下，似乎愤恨的骂着什么，一旁允落辰好脾气安抚他，不由问道：

雷纪秋回头看着他，邪气笑道：“抓手里的可能跑掉，放心里的怎么会失去呢？”

雷纪秋长长舒了口气，抬手，捏住言欢腮边：“记得你第一次这么叫我的时候，我说什么吗？”

雷纪秋手上掐得更用力，留下个深红甲印，淡淡笑道：“那时候，我心里真正想的是，要我为这个肯叫我哥的小子死都可以。”

“妈的这个毛病怎么还没痊愈啊！”雷纪秋一见就头大了，手忙脚乱抽纸巾抗洪救灾。

“好了好了，别哭了，难看到娶不着媳妇。”

最大的祸端，通常是最乖的小孩闯下的。

俯在他身前的言欢突然不动了，像是蛇被捏了七寸浑身僵硬。

言欢抬脸看着雷纪秋，在全然信任的人面前坦白点了头。

[illegible]

“怎么这么问？”允落辰放下酒杯笑着反问。

“呵，你是不是太了解我了？”

“你说言欢啊”，允落辰淡淡笑道，“我喜欢他，打算跟他过一辈子。”

允落辰不由苦笑摇头，透过玻璃杯看着夜空：“连你都不相信我喜欢他。”

“喜欢就是喜欢，没道理可讲”，允落辰淡淡笑道，给杯子再次注满酒后继续道，“不过我倒真可以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

允落辰俯到他耳边，声音越来越低：“你记得那次……”

“偏就有了”，允落辰似乎也有些感慨，“本来我也不相信。”

“纪秋的事让他负罪感太深，我对他好他绝对不会接受”，允落辰啜着酒笑道，“他要惩罚我就给他，认为我利用他也没关系，最重要是他能再走回正途。”

齐轩眨眼也不眨的看着允落辰，那神色就像是从小金矿下又发现了钻石，半晌不由叹气笑道：“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遗憾，当年竟一时意气错过了你。”

“彼此彼此。”允落辰再次碰了他的杯，两人却不再斗饮，相视而笑。

## 第九章

“你们这唱得是那出戏？”

听到背后齐轩冷冷嘲讽，言欢立刻站直了身，抬手抹掉脸上丢人的水渍。

“你不服气也可以来哭哭看。”雷纪秋摊开胳膊做出副博爱圣母的姿态。

齐轩神情古怪盯着不敢回头的言欢，最终几分拨云见月的释然：“小混蛋，算你运气好。雷纪秋，回去了。”

雷纪秋走到他身边，意有所指问道：“允落辰呢？”

“天台上，说想一个人吹风醒醒酒。”

走前雷纪秋回头冲言欢歪头示意：“去看看他，别真喝醉了又玩高空弹跳。”

[illegible]

天台上一眼望过去不见人影，目光放低才看见允落辰枕着胳膊躺在地上，银冷夜色笼在他身上，像个四处漂泊的流浪者一般落拓不羁。

有些人就像是大面额钞票，就算搓揉得再旧，本质上的吸引力却不打折扣，言欢即使有心想从他身上挑剔出点毛病，结果却是应了那句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掉牙老话。

“言欢，过来。”声音清明，不带丝毫醉意，这也是第一次，允落辰正经叫他的名字。

允落辰坐起来，脸正对上蹲身在他面前的言欢，不由笑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兔子眼？”

言欢尴尬撇开脸想站起身，胳膊被握住，那力道有些不像允落辰一贯的温和作风，亦如他说话少有的的一本正经：

“跟我在一起，你会遇上很多事，有些不是我能控制，也不能保证你安全。”

言欢嗤笑出声：“跟着你水里来火里去，床都滚烂十几张以后才提醒我，你倒是不觉得晚。生死有命，我又不在于。”

“我在乎”，允落辰淡淡道，“所以我要你也在乎，以前把你牵扯到危险里是不得已。”蓦然用力将言欢拉近，头低下，吻在他肩头。

言欢不禁问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小国的习俗，吻在肩上的意思是，对不起。”

言欢几分失神，不得不用戏谑笑骂掩饰：“说的你好象……哎，那什么东西？流星啊！”

“你干什么？”

“许愿，我爸说看见流星消失前把愿望想一遍就能实现。”

“有时真不能相信你跟我同龄人”，允落辰笑着摇头，调侃间交握了双手语调夸张，“一个人不论在祈祷什么，祷辞都不外是这样的意思：‘伟大的上帝啊，请使二乘以二不等于四吧。’”

言欢冷冷道：“相信没有损失。”

允落辰似乎费着力气忍住笑：“你倒不如对我许愿，至少我不像流星转瞬即逝。”

“有什么用处？”

“至少没有损失”，允落辰食指轻戳他额头，“你想要什么？”

言欢抓了那撩拨他的指头，放在嘴里狠咬在口中，说话含糊不清，神色却低沉认真：“我的愿望不是得到，是毁灭。”

“我帮你实现，你就要呆在我身边”，允落辰任凭手指被咬得破皮出血，淡淡微笑，“不用一万年，只要你活着的每一天。”

[illegible]

尽管齐轩不能理解那些平淡无奇的线条圆点怎么能够价逾万元，但那时允落辰的邀约，他多是无法拒绝。

画面描绘出原始部落围绕在一簇巨大篝火跳舞狂欢的景象，画面色泽诡异，那团火像是就在眼前燃烧，能让人感到打在脸上的热度。

齐轩没来得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底细，已经被他下一个举动惊得说不出来。

很多人对这副画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兴趣，价码很快被抬到三十万。然后的三十二万，齐轩看见允落辰面带微笑晃着手中的价拍。

允落辰坦然自若：“但我想要它。”

这是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齐轩几乎压不住声音：“你有那么多钱吗？”

“四十五万一次。”齐轩呆呆看见场上主持拍卖的胖老头。

“四十五万三次，成交！”一锤定音，盖棺定论，没有回转余地了。

“我家留给我的房子，你现在快点去银行还来得及办抵押。”

“路过二手市场把你的摩托车卖了。”

“换辆自行车 一样是骑。”

“或许吧”，允落辰轻轻抚摩那副画，神情异样温柔，“画得真好，只是怎么看也像是在求救的可怜模样。”

“齐轩”，允落辰突然笑道，“可能有一天我会爱上这副画的作者。”

三道重锁的铁门被开启，允落辰做了个请的手势，里面一片漆黑隐隐透着阴冷气息，言欢却没有迟疑的走进去。

那是他的画！准确说，是为‘猎鹰’制造出的赝品。

就像是细长钢条从头顶扎进身体里，彻骨的冷和痛僵硬了每一块肌肉。言欢还记得，那是边画边靠毒品和酒精麻痹自己的信仰，每一次调色都像是搅和了五脏六腑，美术上的刮刀最常用来割破自己的皮肉寻求一丝快意。

“你怎么会有这些？”太过震惊，反倒显得死者般的寂静。

“你可以认为我是你忠实的拥护者”，允落辰淡淡笑道，并无骄傲或讽刺，像是陈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事实，“你总共为‘猎鹰’作了七幅画，除了程零羽那里被你撕掉的那张，全部在这里了。调查这些画被谁买去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让那些笨且固执的有钱人出让收藏品。”

“允落辰，跟你在一起我总要重复同样的问题”，言欢深吸口气，试图理顺头脑里的千丝万缕，“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六年前，你替‘猎鹰’伪造的第一幅画不巧被我碰上，如果不是你把最角落里那个仅露出嘴角的男人，原本愉快的笑容改成悲伤无力，我也分不出画的真伪。那也是我第一次承认，有些事用科学和理智不能解释，我调查你，知道你叫言欢，为了钱替‘猎鹰’做事，替你的天赋叹惋，除了收集你伪造名家的画外，也就没有其他行动，一直到通过齐轩跟雷纪秋知道了你的事情。”

允落辰说话的同时，漫步一幅一幅去看过墙上的画，转头看见呆若木鸡的言欢，不由笑道：“不相信有人会因为一幅画爱上一个人，其实我也不信，只是——受齐轩委托去找你时，心里不由自主的期待，猜测你是什么样的人，看见你跟一群男人淫乱行为，会心痛跟愤怒，也可以说是嫉妒，以及即使用思想去鄙视你，还是经不起你一点诱惑。”

言欢很费力牵动嘴角，试图勾出嘲笑的弧度以失败告终，这让他的表情停留在一种欲笑不能欲哭无泪的滑稽无奈上：

“允落辰，从头到尾，谁能信你心里喜欢我？”

漫不经心中的自信，允落辰标志式的淡然微笑：“不需要谁相信，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够了。”他走过去，将画一幅幅摘下来。

“来帮忙搬到天台上。”

“干什么？”言欢诧异，只是下意识顺从着行动。

“你不是想销毁证据吗？”允落辰将画堆在一起，眼里有不舍，下一秒却将一灌汽油倾倒浇上。

离开足够远的距离，手中点燃了打火机，递给言欢：“跟以前的所有事告别吧。”

言欢迟疑着接过打火机，突然问道：“那些画，你买下来，花了多少钱？”

允落辰笑了笑，突兀抓住他手腕一甩，那点火光像流星划破夜空，霍然一团火就熊熊冲上天际。

“那个……”在劈啪燃烧中，言欢的声音很低，“在天台纵火，不要紧吗？”

“已经打过招呼，说是一团……篝火。”

火光流窜在言欢瞳孔里，很多事在一瞬间豁然开朗——

你喜不喜欢篝火？

篝火，巨大的，能照得黑夜如白昼。

燃烬落时，你会想谁？

火光湮灭，夜色寂静无声，言欢谁也没想，他只是凶狠的像匹穿越冬季的饿狼，死死咬噬着允落辰的嘴唇。

黑暗里跌跌撞撞纠缠在一起进到卧房的身影倒在床上。

“允落辰！”男人低声喘息不定，“我要上你，上到你一个月下不了床！”

一声很轻的调笑，温声细语：“我最欣赏你的胆色——可以说是，不知死活。”

然后再没了安静，偌大的床铺发出快散架的声响，人落地的闷声，窗帘被撕扯下来，桌上的摆设乒乓落地。

第二天一早允落辰好整以暇单手支着脸，淡淡笑着冲趴卧着将头转在一边的言欢说道：“我说过除非我主动趴下……”

言欢很想揍人，只是连抬手捂耳朵的力气都没有，他彻底明白身边的男人是个死也不能信任的骗子。

至于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不是地球是方的，也不是美国发现UFO，更不是1999年是世界末日，而是允落辰说的那句，我其实更喜欢做零号。

“行内没有任何人接到杀言欢的委托”，电话的那头，黎忘的声音笃定，“就连原本活捉的那一单，也主动撤消了。”

“没有任何动静，除非舒漠阳动用的是潜行者。”

“你肯定吗？十二潜行者个个都是超一流的杀手。”

“饿死了，有东西吃没有？”穿着允落辰的睡衣，松垮像盘随时散开的沙，言欢拖着步子走进来。

“今天阴天啊。”言欢走到窗边。

“怎么？怕有人看见我这副被糟蹋的样子？还不都是——”一点红光，像墓地里幽幽的鬼火，从言欢腹部游走到胸口。

“你做什么啊？”言欢不明所以推开他，手碰到他肩膀就是一阵粘湿，红色渐渐染透出来。

“没事。”紧抱住言欢蹲下身隐蔽到窗下，允落辰低头瞥了一眼伤处，看来是右肩被射穿了。他将侦探社选择在高层首要考虑就是安全，最近的狙击点也有两百米，普通杀手不可能做到，除了以远程杀人于无形著称的潜行者。

只是被子弹射中，倒没有想象中的痛，更多是麻痹，以及让眼皮越来越沉重的头晕目眩。

“言欢，快走……”允落辰确定自己是中了某种药物，四肢无力，视野也渐渐模糊。

他声音沙哑像是长时间缺水：“我不喜欢近距离杀人，血的味道让我鼻子不舒服。”

“为什么要给他疗伤？”灰眼男人问了，却似乎根本不关心答案。

灰眼男人突然笑了，笑时露出森白尖牙：“潜行手下从不误伤，旗主下令我们带允落辰的脑袋回去见他。”

允落辰的身体顺势倒过来，歪在言欢腿上，灰眼男人的枪口慢慢移到他太阳穴的位置。

“住手！任务取消！”一声喝止，让灰眼男人转身抬枪指着来人。

“你说什么？副旗主。”灰眼男人问道。

“真的是旗主命令？”男人将信将疑。

男人收了枪，临走前露出森白牙口冷道：“要是你假传命令，后果是什么心里清楚。”

孟擎大大松了口气，帮言欢扶起允落辰：“幸亏及时赶到了，只是下次该怎么办啊。”

言欢一惊：“什么下次？”



孟擎苦笑：“你真以为旗主改了主意？他对落辰少爷已经死心，他得不到的怎么可能让你得到。落辰少爷的父亲对我有恩惠，我就算是拼了命也只能救这一次了。”

言欢神色僵硬，动作却小心翼翼将允落辰放在床上，解开上衣查看伤处，用清水洗过上药包扎，最后直直望了允落辰片刻，抬头对孟擎说道：

“我去找舒漠阳。”

“你应该去找‘猎鹰’”，孟擎说道，“只有‘猎鹰’有能耐跟‘旗帜’谈判，保护你们两个安全。”

言欢冷冷看着他，眼里思索和犹豫交替，最终说道：“我要先把允落辰送到安全地方。”

孟擎帮忙将允落辰扶进车里，自己并没跟上，自嘲一笑：“我知道你并不信任我，只要落辰少爷安全就足够了。”

言欢顿了顿片刻，低声道：“我会去找‘猎鹰’。”

几乎是用尽全部力气才将允落辰架到齐轩和雷纪秋家门外，言欢小心翼翼让他靠坐在门边，蹲下身理了下他额前凌乱的头发，发觉这个向来处事不惊的男人紧紧皱着眉。

言欢不由笑了一下，轻轻道：“保重，允落辰。”然后按了门铃，听到开门和齐轩惊呼声时，已经快步走下了楼梯。

[illegible]

言欢没想到薛纵磊会约他在一处三流宾馆的房间见面。

薛纵磊仍如他印象中那样高大凶悍，只是神色却是少有的温和，甚至有那么一点久违重逢的笑容。

言欢单刀直入，愿意立刻制作伪钞票模板，听命随时挥动画笔，只要保证允落辰的安全。

对这些曾经一度想尽办法的薛纵磊却没什么反应，听了半天只涩然问了句：“你真这么喜欢允落辰？我一直对你有好感，从第一次在酒吧里见到你，就喜欢你了。”

言欢说不出话，他当然能看出薛纵磊喜欢他，并一度以此为嘲笑的把柄，但后者从没有把他看得比权势金钱帮派利益更重，甚至没有一点可比性。

“我从来没有碰过你，因为我知道真那么做了，就再没一点机会”，薛纵磊深深看着言欢，“本来只要你替‘旗帜’做事，替我做事，我可以宠爱你，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很快乐。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想通这点，不再固执下去，谁知道半途出来个允落辰。”

“他是毒梟允天机的儿子，是‘旗帜’老大舒漠阳的男人，但他居然跟你一样不安分，你们两个怎么可能在一起？”薛纵磊冷笑不再看言欢，背过身看着窗外夕阳渐落的猩红，“为了允落辰，舒漠阳不惜主动跟怨爷求和，他说你会主动送上门。”

言欢突然想起，允落辰肩膀的伤处里——找不到子弹。这一切，不过是舒漠阳引他入圈套，为了不破坏对允落辰的承诺，居然这样煞费苦心。

“这么说你要杀我？”

“我倒宁可命令是这样”，薛纵磊仍看着窗外，手握得用力将窗户的防盗铁栏拧得弯曲，“舒漠阳的意思，不是杀你，是让我强奸你。”

言欢冷冷笑道：“你当然会照办。”他不动声色，从盘子里抽出水果刀，慢慢接近薛纵磊。

薛纵磊巨大的身型几乎挡住了整个窗户，他没回头继续说道：“我当然会，喜欢值几个钱？我只要干成这件事，怨爷就要面见我，你知道被怨爷召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成为下一任‘猎鹰’头领的候选人，不再是傀儡，到时我要什么没有？所以我不允许任何事妨碍我……我不允许！”

薛纵磊霍然转身，一把握住言欢持刀捅过来的手腕，毫不留情反折，骨头断裂声伴随言欢失声惨叫，刀尚未落地，言欢已被紧接而来的狠狠一巴掌打得眼前发黑。

纪秋教过他要先发制人，他总是学不会；落辰很爱干净，每天都要洗澡；齐轩会不会很高兴，他的报应总算到了——

言欢头脑一片混乱，被身型巨大的男人压在床上，手脚挣扎得像只垂死的虫子，只是微弱的反抗也惹怒了要泄欲的男人，一拳接一拳打进他腹部，直到他吐出酸水蜷缩着身子再使不出半份力气，微眯着眼睛看着魁梧男人脱掉裤子露出跟身型比例相符的器官。

这就像是老虎跟猫的性交。说起来，允落辰总叫他小狸猫，还没问过是什么意思？

言欢不得不佩服男人的蛮力，竟能生生撕裂了他结实的牛仔裤，至于衣服早就成了挂在他脖子上的碎布，胸前的两点被咬扯得透出淤红。

薛纵磊粗糙的大手掌抓着言欢两瓣臀大力揉捏，拇指时不时刺探到后穴，嘴里喃喃自语：“早该干你了！我怎么没早干了你这个骚货！”

他急切想把阴茎插进被刺激的不不断收缩的洞穴里，但丝毫不得章法的用力根本是白费力气。

言欢忍着浑身被拆散的疼痛笑了一声：“你该不会还是个处男吧？”看那男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言欢不由笑得更大声，全然不顾下一秒那声音就变成忍不住的惨叫，薛纵磊粗厚的手指，突出的骨节猛插进紧窒密穴，如同战马铁蹄践踏在初生婴儿的柔嫩身躯上。

薛纵磊的男根已经涨得发紫，他抓起言欢头发将他拉到胯下，将性器插进言欢嘴里，摆腰不断抽送，只觉得龟头顶到了上颚，不能整根进入，不由用力按压言欢后脑，直到捅进喉咙里被温热包裹的快感袭遍全身。

他在言欢口中泄了一次，言欢被呛得不住咳出浑浊腥白。薛纵磊得到了舒缓时间，重新将言欢的身躯摆弄成侧躺，一手抓住脚踝提起来，另一手用将手指插进去捣弄受伤的后穴。

被那根滚烫铁杵嵌进时，言欢的神智已有些涣散，只是觉得从腿间一直被慢慢撕开，撕破了肚腹胸腔一直到咽喉。然后是不断被闭合再撕开，上上下下就像是成了一只恶作剧手下的拉链，直到彻底坏掉为止。

从昏迷中醒来，薛纵磊正拿着相机对着他不断拍照，言欢抬手挡住脸，被男人用力拉开，他的右手腕已经断了，角度诡异的垂在一边。

言欢用左手支撑着起身，脚一沾地腰和腿就痛得打哆嗦，他不想理会，就是爬他也想爬进浴室去。那处干涸的精斑血迹洗得很艰难，言欢像是怕自己不够痛一样反复搓洗。衣服裤子都烂了，只能穿件浴袍走出来。

薛纵磊坐在床上摆弄相机，看也不看他一眼。

“我可以走了吗？”言欢有气无力冷声问道。

“随便你，你还有脸回去找允落辰？”薛纵磊得到的回答是关门声，他也漠不关心，不断的告诉自己终于得到怨爷的信任，不久的将来就是一呼百应，只有反复想这些，才能忽略掉被腐蚀的所剩无几的真心，那一阵一阵叫嚣的刺痛。

敲门声，薛纵磊开门，看见一身黑衣，目光冷如夜雾的男人。

“展意，你来做什么？”薛纵磊打心底同情，或者说鄙夷这个男人，连记忆都没有，像狗一样跟在怨爷身边，不知道自己只是颗被利用的棋子。

“怨爷吩咐你的事做了吗？”展意漠然开口，像是提线木偶毫无自己的思想。

“当然。我有记录下事情结果。”薛纵磊转身去拿放在床上的相机，丝毫没有觉察到跟在他身后的男人，俯身用手帕拣起地上的刀，眼都不眨的刺进薛纵磊的背心。

“你！你……”薛纵磊被抽了力气，轰然瘫倒在地，不甘心手指着展意。

展意居高临下，面无表情说道：“怨爷说，你是颗没用了的棋子。”

薛纵磊的眼中闪过惊疑和愤怒，最终却黯然在悔恨里——

早知道这样，不如……

死前一点回光返照的记忆，是那个雨夜里在酒吧门前，淋湿得瑟瑟发抖的少年挤进他伞下，抬头冲他笑道：我叫言欢。

一路上言欢只听到自己沉重跳动的心脏，像是快要衰竭一般。路人大多以为他是疯子绕道而行，少数好心的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答。

[illegible]

“我不认，你会杀我？”

允落辰摇摇头，攥着剑的手更用力，再往里几分就会在肺上开出个洞。

舒漠阳松了手，剑柄沉重，剑尖滑出允落辰体内。

“孟擎，给他那盒带，还有纱布。”

允落辰面色渐渐苍白渗出一层汗珠，却笑得淡定：“谢谢你，老师。”

数日后，孟擎问：“旗主，您明明可以留下落辰少爷为什么要放他走呢？”

舒漠阳淡淡答道：“他的剑术已经超过我了。”

“也许您其他的地方也被人超过了呢？”孟擎说话同时，突然往他身上一撞，一把藏得精巧的匕首，插进他腹侧。

舒漠阳的剑在下一秒就挥出，孟擎有所防备却料不到如此之快，右臂上顿时血流如柱，只是冷冷笑道：“今天当班的全部是我的人，舒漠阳，你插翅难飞！”

舒漠阳却没有恐慌之色，冷冷面对一群如狼似虎之徒，他的无所畏惧里似乎还有一点无奈的孤僻，一种既时不与我便遗世独立的傲慢。

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只是且战且退到渐渐力不从心，突然在高处有人开枪毙了最前面直威胁到他性命的人，又有谁从后抱了他，拖进车里，嘴里嚷着：“救到人了，快走，追来了。”

最后的意识，是在一张手术台上，视野里出现的面孔有几分像允落辰——

“落辰……”

“我再说一次，我叫易木石！”

（最终章）

雷纪秋站在言世开的坟墓前，点燃一根烟静静笑道：“老好人，你儿子我照顾不了，我就把他甩给那个更有本事的男人了，你要是不服气就夜里来找我哭吧。”

言欢问站在身边的齐轩：“你不会嫉妒？”

齐轩不看她，没什么好气回答道：“没有你爸，哪来今天的雷纪秋，我除了感激还会有什么？”

言欢笑了一笑：“纪秋哥没有选错人，我……从来没得到过他。”

“你从来没失去过他”，齐轩终于第一次，与他对视，“好好珍惜落辰，他是个会流血三百里，为你翻案的人。”

“太过夸张了。”买了束白菊花放到言世开墓前的允落辰淡淡笑道。

“还有什么比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在警察局抱着嫌疑犯对一干警察要求他立刻无罪释放更夸张的？”

雷纪秋也转头戏谑插话。

“比起齐轩在警察例会上大声宣布自己爱上了男人辞职不干呢？”允落辰兵来将挡的从容有度。

齐轩脸微红了一下，低声催促雷纪秋：“先走了，有人嫌我们碍事。”

剩下两个人，允落辰双手合十，闭目似乎喃喃说了些什么。

言欢并肩站在他身旁，淡淡说道：“我以为我是个犯了罪的人。”

允落辰微笑：“王尔德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言欢皱眉：“他是什么人？”

“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的作家、诗人、戏剧家。”

“我当他是放屁。”

“还有”，允落辰补充，“他是个同性恋。”

言欢大笑：“那我可以考虑相信他的话了。”

我从来不是你的救赎者，因为你抛弃困锁回归无辜的那一刻，被释放的是我的灵魂。

（正文完）

无罪释放番外：交换伴侣

城市紧急通知，由于暴雪天气造成山体滑坡，东西隧道地铁和环山公路紧急抢修，全部封闭，请市民尽量减少出行注意安全。



咣铛——齐轩警校奖杯报销：



言欢像只懒猫一般舒展下腰身，舔舔嘴唇不甘示弱笑道：“我选择加入。”

停好车正往楼上走的齐轩打了个冷颤，加快步伐，决定越快越好，把雷纪秋带走。

推开门，三人已各自到位，异口同声：“快点，就等你了。”

齐轩头皮发麻：迟了一步，看来今晚又不用走了。为什么他们三个就这么爱打麻将！

### 罪恶番外 升职加薪

“小警察，呃，不是”，身材消瘦的男人，灰色T恤松垮，脸上痞气不正经，“现在应该叫，小侦探，你知道科学统计，给朋友打工容易友情破裂，办公室恋情影响家庭和睦。”

他身边的男人正装工整，置若罔闻，抬手按电梯，眼睛上挑望着跳动的楼层数字，不紧不慢道：“你跟允落辰，还有破裂余地？你跟我，什么时候和睦过？”

雷纪秋手臂抱在胸前，晃着肩膀撞了下齐轩，挑眉笑道：“至少晚上很和谐”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齐轩直接伸手抓了雷纪秋胳膊拽了人进去：“缺人手，你不来，以后我每天加夜班，你就等着自己和谐。”

“行吧行吧”，雷纪秋叹气，“行吧行吧，你向来擅长怎么把硬茬拿捏成软柿子。”

顶楼“七”侦探社，招牌一尘不染，推开会议室大门，落地窗外午后天空明净，长桌尽头，斜坐在椅子上，手支在额边的男人，周身浑然天成的松弛，笑容温和：

“不是说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男人都不会给自己情人的前任打工么？”

“跟人去床空比，尊严可以碾碎了给你撒地上铺路”，雷纪秋就近拉开椅子坐下，脑门直接扣在桌上，半死不活道，“老板好，杀人放火随便吩咐。”

允落辰笑道：“那就齐轩内政，你外勤，所有事，自行决断。”

雷纪秋抬头，下巴支在桌上：“你这个老板负责什么？”

“知人善用，还有——”，允落辰笑意加深，“发工资。”

“说起来”，雷纪秋起身回头去看齐轩，“都不知道你赚多少。”

正低头翻看手机的齐轩，表情很是微妙和复杂，眼也不抬嘟囔道：“一言难尽。”

“市面常见的，固定薪金，比例提成，就我们关系来说，都不怎么适合”，允落辰下巴微抬，眼眸澄亮，手指将桌上银行卡推过去，“你跟齐轩一样，名字已经加到账户上，薪酬跟工作需要的支出，同样自行决断，不用问我。”

雷纪秋拿过卡，反正面看了看，眉毛上挑：“是说侦探社全部钱都在里面，随使用就行？”

允落辰点头，顿了片刻随意补充一句：“量入为出。”

雷纪秋眯了下眼，果然如此的表情叹道：“被卖了还得帮忙数钱这种人间惨剧，居然轮到我主演了。”

回程车里，雷纪秋随意问道：“现在卡里余额多少？够晚上吃顿火锅吗？”

齐轩单手打着方向盘：“不知道，你注册个网银查一下。”

“那多麻烦”，雷纪秋指指前路，“过了这个路口右转就是分行。”

“没停车位，你进去，我车上等你。”

二十分钟后雷纪秋快步从分行大门走出拉开车门坐进来，几分落荒而逃的狼狈催促：“快点开车，走走走。”

齐轩老神在在的幸灾乐祸：“怎么？被银行打劫了？”

“差不多”，雷纪秋一副劫后余生的心有余悸和不耐烦，“差不多，柜台核实我身份后，召出了基金经理，投资顾问，分行行长，对着我各种财务规划一通输出，我话都插不上，要不说家里钱都是老婆做主，得出来叫你进去，还被他们摁在贵宾室椅子上继续凌迟。”

齐轩启动车子开上主路：“所以余额是多少？”

雷纪秋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四百多万——美金，具体那一串数字我可记不清，数数位够我忙的。”

齐轩半点不惊讶的哦了一声：“那晚上去哪吃火锅？”

“咱们计划一下卷款私逃吧。”

“你是不是忘了全权合法支配？”齐轩轻笑，“卷款就行，没必要出逃。”

雷纪秋懒散后仰了脖颈：“别人打工追求升职加薪，给允落辰干活倒是入职即巅峰。”

齐轩似乎想说什么，临时却又改了主意，嘴角掠过一丝笑：“吃完火锅，回去把家里水电煤气物业费都缴了，缴一年的。”

低头在手机查附近最贵火锅店的雷纪秋，没把这话当回事，导致三个月后，两人做完长线调查任务回家后，门上几张欠费通知，电已经被停了。

齐轩问：“你没预缴？”

雷纪秋一脸无辜：“我设的自动扣费。”

齐轩长叹口气，却总带种预期中拖人下水隔岸观火的愉悦。

雷纪秋这次不嫌麻烦，注册网银自己查余额：3.71，数字简洁明了。

“纪秋哥，我都不知道你被齐轩绑进侦探社了”，在另一个城市里大型画展刚刚收工的言欢，看不出真实年纪的娃娃脸上，痛心疾首，“纪秋哥，我都不知道你被齐轩绑进侦探社了，不然我早提醒你，允落辰那个账户，有钱赶紧用，不然他看上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再多钞票也分分钟变成蝴蝶飞走了。”

饭勺搅和锅里加热的稀饭，雷纪秋耸肩夹着手机回道：“我还想你这天天东奔西跑，怎么不在家舒服躺平了吃软饭。”

“我倒很想吃，无奈饭碗不太牢靠”，言欢顿了顿又愤愤不平道，“纪秋哥，这事我跟齐轩早都被荼毒过，他不事先告诉你，摆明是看热闹坑你。”

“是啊”，雷纪秋叹气，“可真把我坑惨了。”

挂掉电话，关了灶台的火，雷纪秋轻声推开卧室门，拉过毯子盖住仍在熟睡的男人，明亮眼眸中几分调笑——

月黑风高，停水停电，除了把他搞到爬不起来，还真是没别的事可做了